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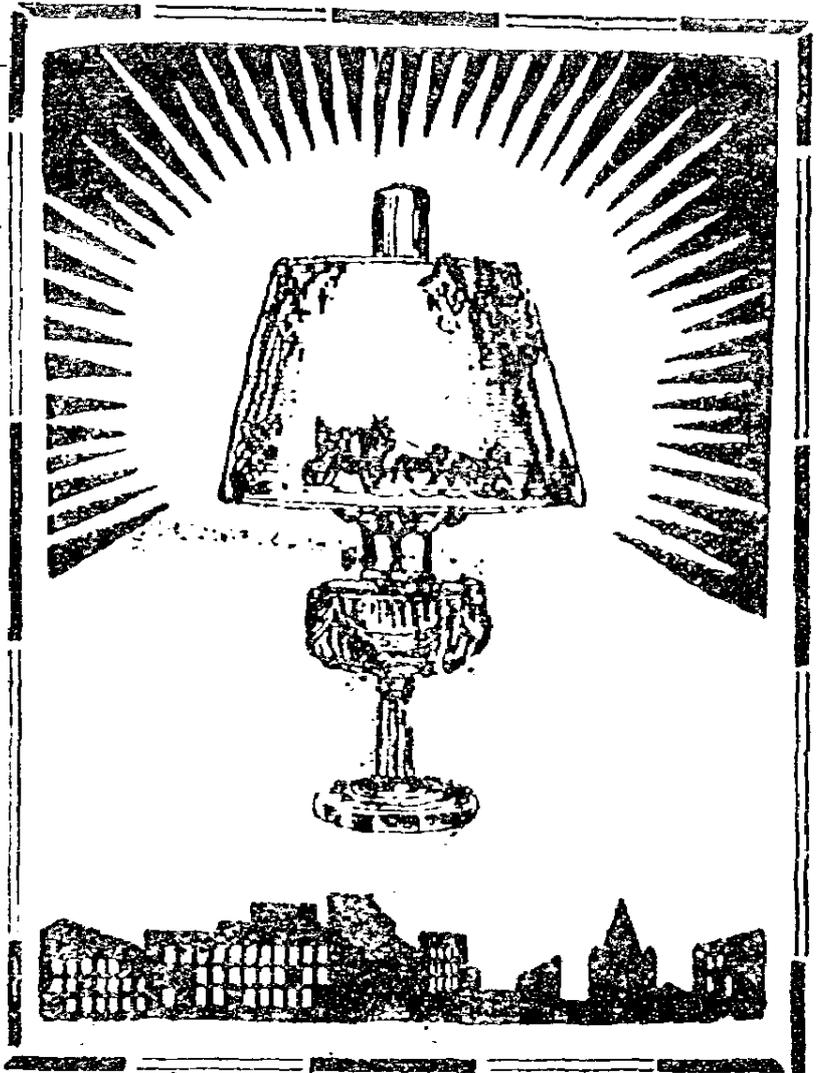
第九第 · 卷三第

版出月九年七州國

33

上

行印館書印幼慈



環球獨家創製

儉亞撈燐火油燈

此燈之優點
 每枝一燃純絕不孩光無碍
 加鐘枝著，粹目對用童度聲用
 命之火用僅日之安泵均可、
 火久柴百百光弊全氣曉抵無美
 油。即分色(不。用電臭觀
 可。可之)會。之燈、
 用。五九六並。裂煤。六無
 至。即十火無。枝十烟
 五。燃四油黃。光燭
 十。着空。損
 句。氣。損

△歡迎各埠商號代理▽

總經理 歐必成有限公司 香港必打街十號 電話二五二五八

南越行 廣州長壽西路五十五號 電話：一一三三七

泰和行 中山四區崖口鄉

光華行 澳門營地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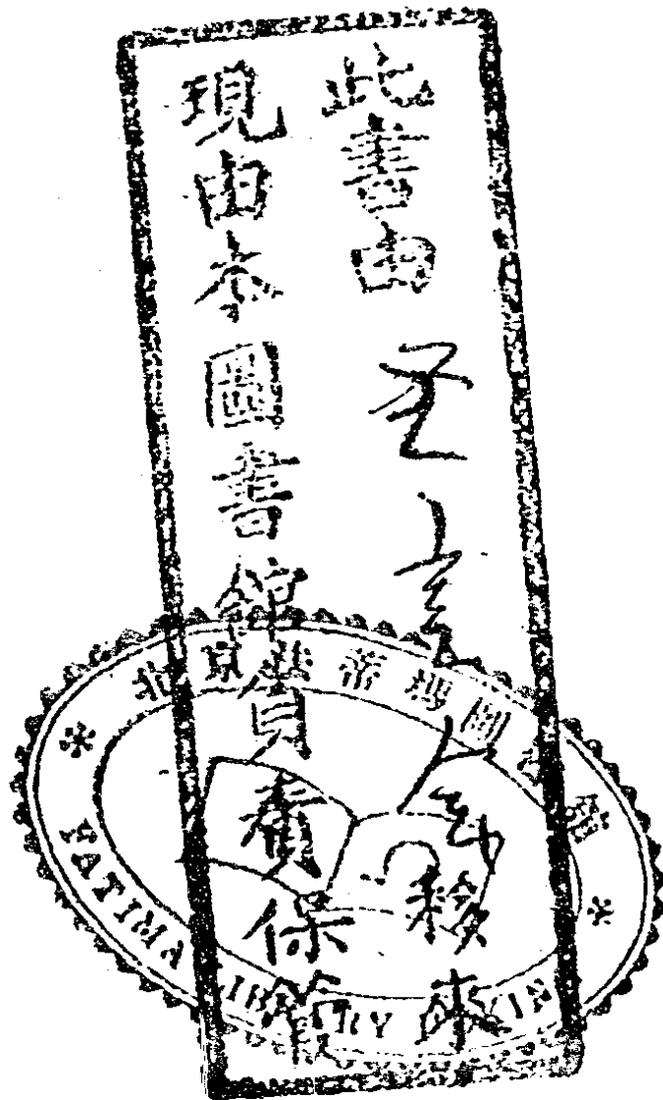
可由航空包裹郵遞全埠各國各埠詳細辦法請向廣州南越行接洽

F117

S V D

警 一 禍 拳

著 編 友 三



目錄

序

五

第一章

七

先說說這事的由來——前奏曲——大火，暴風雨作了——拘捕·凱旋的軍旅——幽禁·隱修院——高速度升降機·到天堂去

第二章

廿五

△在太原府殉難的五位方濟各會士▽

真福艾士傑主教——真福富格辣主教——真福雷體仁司鐸——真福德奧理司鐸——真福安振德助理修士。

第三章

五十

△在太原府殉難的七位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首先殉教修女▽

瑪利亞·厄爾明納修女(院長)——福女和平之后瑪利亞——福女瑪

第四章

利·加辣——福女瑪利亞·芮它理——福女瑪利亞·菊斯特——
福女瑪利亞·亞爾多斐——福女瑪利亞·亞芒定納。

六六

△太原修道院的五位殉教修道生▽

張景光——董博第——張煥——張志和——王銳

第五章

七八

△太原府遭難的九位家人▽

申計和——陳西滿——武安邦——張榮——馮德——閻國棟——
張板牛——王二滿——趙全信。

第六章

八八

△湖南省教難▽

第七章

九八

△湖南省殉教烈士傳畧▽

范懷德——安守仁——董哲西

第八章

一〇五

△善 惡▽

序

公教徒，應該重視殉教的事跡：因爲，無論誰，爲耶穌殉難，保證可以獲得天主的賞報，這賞報便是永享真福。

去歲十一月廿四日，教宗庇護十二世正式公佈二十九位在一九〇〇年殉教的烈士烈女，值得受教徒用公禮去崇敬，值得稱爲 上主的忠臣。

在這慶日來臨的時候，我很想立即寫一本小冊子去表彰這班烈士的事跡，可惜因爲私務太忙，到今日才脫稿。

本書寫成後，本擬分寄與各有關當局指正，以臻完善，只因要趕着付印，惟有盼望本書出版後，各讀者不吝指正，使本書在再版時，得以更正是幸。

其次，這次付印匆促，錯誤的地方很多，尙望讀者多多原諒。再版時當再更正。

三友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聖母聖心瞻禮

★更 正★

第十二頁 第九行 「天義—天義—」 應改爲 「天意—天意—」

第十五頁 第四行 「洋教，……的教。」 應改爲 「有洋教肆虐，觸怒神人」

同 頁 第六行 「凡受……知照。」 應改爲 「凡爾教民，改過自新，回心轉意，切莫悛巡，稟明取結，仍屬良民」。

第二十頁 第十行 副巡撫

應改爲 陳統領

本書參攷書目：

- ① *Palms o aureole* P. C. M. Silvestri O. F. M.
② 凱 旋 王崇禮神父著 山西省太原府天主堂印書館出版
③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蕭若瑟司鐸編 河北省獻縣天主堂三版
④ 拳 禍 記 李問漁司鐸編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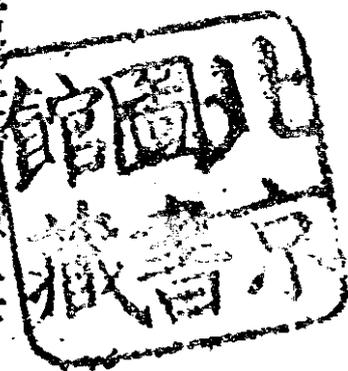
第一章

一 先說說這事的由來

公教會是黑暗勢力的對頭，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她常常都受着仇教人士：外教人，裂教人，異教人的攻擊；不過，每一次暴風雨過後，她便舒然擴展，比受攻擊以前更有光彩，更見興盛。

清光緒庚子年間（公元一九〇〇年），在我國中原的公教區域，也像羅馬時代聖教會初興的時候同一命運，遭了一場非常厲害，劇烈的教難。

以滿人入主中華的光緒帝，也像當初的羅馬皇帝一樣。在一九〇〇年七月一日，下了一道滅滅，摧毀在我國歷史悠久的聖教會的御旨。我們回溯一下吧！公教會二千年來，不是遭遇過無數次這樣的事麼？自從由那十二位並非天才，並非了不得的人物，奠定了聖教會基礎之後，結果，暴風一過，信友的數目激增了，傳至普世。我國也是一樣，這些主教，司鐸和信友的血，換得了代價；這些烈士的血替公教會在中國換得了「居留証」，「公



民証」，「市民証」，用他們的血，賺得了在今日公教會所享受到的民衆愛護。

庚子年的教難，是發動於幾位虐王手下的，在歷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朝廷人物。

山西那方面的教難，見證人，証據，教內教外的著作家，都衆口一詞地把七月九日發生的那殘忍事件推在巡撫毓賢身上，公開指責他是構成這幕悲劇的罪魁。連李鴻章也憤激地說：「他是中國最厲害的土匪。」

「教難，」一個証人肯定地說，「是毓賢到山西後才發動了的。」另一位証人又說：「沒有毓賢，這場劇烈的教難，是始終發動不出的。」

這個毓賢，那時候是山西巡撫；在中國發動教難的人物中，他實在可以算是第一。他是一位「食古不化」的漢子，他一生保存着仇恨基督和祂的教會的心，到死也沒有後悔。他恨洋人，恨洋貨，更恨洋人的文化和由西洋輸入的宗教。

他是黃旗隊的武官的兒子，他的母親深深地迷信佛教。他的父親在他智慧初開時，注入了不少的，洋洋溢溢的「滅洋」思想；他的母親傳授了給他許多敬神的禮節；可是實際上，他的心根本並沒有什麼所謂「宗教觀念」的存在。當代的史家記載時，批評他，說他是個「人格嚴正，辦事精明的清官；身材矮小，不過在他心裡，驕傲的氣概却很高大，復仇的心很盛，暴虐而且又涼血，他所得來的職位是掙來的，因此，他壓煞了不少和他抗衡的人物。」

從毓賢的任務過程中，我們並不難以發掘出他的仇恨天主教和一切傳教士的緣由。自從他接李秉衡（這個李秉衡被革職的緣由，正是因為他的放縱大刀會白蓮教的餘孽，讓他們恣意難為天主教。）的任去當山東巡撫之後，便在一八九〇年四月離開北平前去上任，他這一行，並沒有帶着恢復被搗亂後的秩序的意思，反而變本加厲，繼續着上任同事的仇教工作。

他到衙門後第一下手，便是把大刀會改名換姓，稱作義和團（或叫義和拳）精神方面，依然是一貫作風。他主政不久，義和團團員們就持着棍子，長矛，竹竿，敲着鐃鈸，揚着大小的旗幟，動手把巡撫地帶內的公教鄉村明火動兵，蹂躪得不成樣子了。

官員中贊成，同意他的舉動的，他便一連串的上奏皇上，求皇上晉陞他們的官職，加俸祿給他們。他濫用公權去作難傳教士和教友，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他也上過奏本給光緒帝，求皇上給他向全國發一道諭旨，「要公教徒都穿上特式的服裝，以易區別」；這無疑是給他更易着手向教衆們施行毒辣的手段。多謝天主，這提議並沒有被通過。

因為他這許多的行動都有足以使教難蔓延到四面八方的危險，所以主教們和外國駐華領事便不斷申奏光緒帝，幸而獲得恩允，下了一道諭旨削掉了他「山東巡撫」的官職。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中，毓賢含着忿恨的心情，領着無數的義和團上北平去。到了那裡，朝廷上下官員們大舉歡迎他，把他看做「救國的中樞人物」。慈禧太后，也對他大表同

情，賜給他一個銜頭「福」字，並替他啓奏，求皇上復他的官職。

二 前奏曲

慈禧太后替毓賢掙來的巡撫地域是山西。這府的地位比山東更高，官職還更大，離沿海更遠，外國領事的監視力也一時不能伸展得到。

毓賢仇教的恨心沒有消散，他把一切從外國傳進來的教和奉洋教的教士都仇視着，誓不共戴天。他明知他們的目的只是傳教，可是他却就以他們的宗教做眼中釘。上任以後，他惡上添兇，絞盡腦汁，施出了更毒辣的明槍暗箭，雙管齊下，並行進攻。

他的「公教仇敵」的名義，自此以後，全行自己負擔起來了。

一九〇〇年四月一日，他進了太原府（山西省會），他的衛隊就是一大隊義和團。他受到當地佛教徒和非公教人士熱烈的歡迎。在同月廿五日，他正式就職了。

下車伊始的當兒，他明目張胆地表露着他還沒有消失那被革除山東巡撫職位的仇恨，他也坦白地自承是公教的公敵，他要把這怒意放在一切「洋人」和他們底信徒身上。他要洩憤。第一道告示便是通告府中平民，叫他們把對於傳教士們和信「洋教」的人的不滿意的意見呈報。真可謂一針見血的舉動。

瞭解這佈告寓意的府內上下人士們，便一致動員，不出數天，反「教士」和誣告教民的標語謠言，傳遍了府內的大街小巷。

昔日羅瑪聖教初興時受過的誣妄，屈枉公教會的標語謠言，又在太原府裡流傳着。

爲了當時太原府遭着大旱災，當地和尚們召集了他們底善男信女，舉行了一個求雨大會。毓賢也前去參加。在這些連續舉行的大會中的一天，在無數的人叢中常常可以聽着毓賢奸詐誠心的聲音大聲亂罵：「要得下雨：該殺洋人，滅教民。」他的雄亮動聽的聲音和態度一下一子的把深切的惱恨公教會的種子播進民衆心坎裡去。

旱荒瘟疫的壓迫下，可憐的教友們還得負上朝不保夕的無形的恐怖。

這便是山西教難前夕的背景，這是血染山西教區的序幕。

三 大火，暴風雨作了！

六月廿一日的晚上，大約八時左右，太原府城的天空變成了煉獄般的——一片殷紅。

兩位正在談論着近日所發生的事兒的主教和神父，聽到報告以後，迅即登上天台，看個究竟，這一來，他們便洞悉了這火災的全豹。受難的區域，是基督教徒的屋宇和教堂，距離天主堂大約兩公里，他們全被熊熊的火舌所吞嚙着。

太原府裡，本來已住着一批英藉基督教傳教士。近數天來，因為風聲緊急，所以人數突然的激增了：因為從比較危險的地帶上，有另一批基督教的傳教士——牧師和他們的家屬——携了金銀細軟之物，逃難到比較安全的太原府來。

他們仍專心着他們的傳教工作，不討論國務，也不討論政治。可是因為他們有着富有的資財，引起了巡撫和義和團的注目而首先向這一個區域下手。

一個在場看見過的証人說：『許多官員，大大小小的都有，一窠蜂似的跑到火災的區域去。他們並不是去幫助維持治安，也不是去滅火，却是去看熱鬧和增加巡撫和義和團的聲勢。統賢呢？這再世的尼羅，他閒適地站在他底衙門的高處，遠遠地眺望火景，還不時暗地拍手稱快說：『天義！天義！』』

統賢本來想就在那天晚上把公會也一併消滅，可是有兩位官位相當大的官員却極力表示反對。

統賢見他們表示抗議，怒的瘋了，當夜立即遣了快馬送一道奏本上北京去。不用疑惑的，他知道皇上必定很容易便即批准他這道奏議。好一道魔王的狡猾的計劃。

教難開始了！太原府城中的兩位主教在商議着如何應付這個難關。他們決定：命令新近抵達太原府傳教的五位司鐸立刻離開府城，避到城外在山川裡居住的教友那邊去，因為那些地方，比較城裡更安全。他們是在深夜裡離城逃走的，他們逃難的過程委實有點小說

性和奇蹟性。

主教又決定命令解散修院的上下人士，他把修道生們託付給一位國籍的神父照管，叫他領他們到洞兒溝修道院去。因為那裡僻靜一點，比較安全。可能回家去的修道生，便遣發他們回家去。國籍的司鐸，並不是容易辨認出來的。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修女們和國籍的「貞女助理員」們，該和那些年紀較長的孤女們，盡可能內，很迅速的離開孤女院，逃到比較接近的，全村奉教的圪壕溝去。

年紀較輕的孤女們，是可以散居到可信任的奉教人家中，等候暴風雨的停息。

計劃定下了，真福艾士傑主教(B. Gregorio Grassi, vescovo e Martire)便親身到孤女會去把這將來臨的大難，告訴給修女們知道，吩咐修女們立刻換下修衣，改扮民裝模樣，第二天早上出城避難。

她們的院長真福瑪利亞·厄爾明納 (Bia. Madre M. Ermellina) 姆姆，却哀懇主教，要主教讓她們一道兒共同領受那渴望已久的致命花冠。

艾主教很感動離開了孤兒院。趁着片面間的安靜——大火已熄，黑烟直冒天空，人聲已稍寂的片刻安靜的機會，教友們和國籍的神職界都勸艾，富兩位真福主教（真福富格辣主教 B. Francesc Fogolla）不要回主教府去，只在附近的教友們家裡過夜。

天亮了，雖然各人再三哀求他倆動身逃走，但他倆却逕自轉回主教府，在大堂裡熱心

地獻他們的彌撒聖祭給天主。

那一夜，真福雷體仁神父(B. Elia Facchini Professore del Seminario)仍在修院裡居留。天亮了，做過彌撒，就到孤女院去安慰修女們。當夜裡，真福安振德(B. Andrea Bauer Francescano)，方濟各會的助理修士，和真福德奧理神父——五傷方濟各第一會司鐸——也沒有去睡覺，他倆整夜在一道兒祈禱，準備着接受暴風雨底襲擊。

天主堂內的衆人，均已按照主教倆的吩咐實行了。首先離城去的是七位國籍修道生，他們直接的取道往洞兒溝去，在城門，看城的兵卒見了他們穿的黑色特別的黑道袍，於是悉被拘捕，押往知縣衙門去，威脅他們，要他們背教。

艾主教看着真福雷體仁神父的年紀老大，也吩咐他快出城躲避；不幸在城門被辨出了，於是他底苦難的生活開始了。

同一天——六月廿八日——，太陽下山的當兒，來了一道巡撫的傳票，命孤女院裡的衆人都遷到一座寺去。同時，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官員，奉了巡撫的命令，不斷在主教府裡來來往往的搜索着。巡撫的目的是在找尋而且獲得天主堂的產業。這並不是易得的事！傳教士們的居址是廣濶的。民衆的謠言都傳說曾經見過府內滿藏着軍械、火藥、機關、暗道等等自衛的武器和工具。巡撫自己明知公教會善功恩德的根子很深，已深深地伸張進入迷信的人叢裡去，所以不敢無緣故地突然開始攻擊，因爲他也恐怕激起民衆的義憤。經過緝

密的搜查以後，他們深信這教堂內是沒有什麼抵抗的力量了，於是毓賢便開始施用他底狡猾的計劃。

六月廿九日，巡撫攻擊天主教佈告，正式地公開了：

「洋教，是不道德而且暴虐的教，觸犯天怒和人怒的教。」

大街小巷都有這樣的佈告貼着，偽善的告示在向信衆招搖着，想誘他們背叛天主教。

「凡受這教迷惑的人，可從速赴衙門自首，可得寬宥，從寬辦理。若仍冥頑不靈者，後悔莫及。先此週知，各宜知照。」

這無異是誘騙各教友自投羅網。

因爲那時（一九〇〇年），我國還是文盲遍地，識字的人很少，毓賢便命兩員衙役，一員持着長竿和告示，另一個持着一面大銅鑼，一連三天，在地廣人衆的市場大敲，召集民衆，高聲宣讀那篇告示。

巡撫的心已漸漸顯明了：他要利用言語和武力，把山西巡撫區裡的天主教會斬草除根。

四 拘捕——凱旋的軍旅！

七月二日，快馬帶給了毓賢一道皇上御旨，同意毓賢的行動。巡撫遣發的衙吏，還在太原府的大街小巷裡大聲叱喝着。

七月一日皇上發出的御旨的內容，和毓賢的告示並不相上下。

兇暴的巡撫，可以放胆爲所欲爲了。七月五日，遣了知縣白昶到主教府去命令主教們和傳教士，修女等等把行裝準備停當，在黃昏時全部遷居到衙內去。因爲（他們一片假情假意地解釋着）可以更易於受到保護，避過民衆的虐待。

大約是夜半時分，知縣果然回來了。他領着二十名衛兵，幾輛車子，教他們立刻起程。他們底苦難生活開始的時光到了，每人上了各自的車子，在萬籟無聲的深夜裡，出發往他們涕泣之谷底最後居留所去。據說在這時候，真福安振德助理修士領着唱 *Laudate Domini* *num Omnes scybes*（萬邦啊云云：聖詠集，一一六首。）

被拘捕的一行人中，有着兩位主教，三位傳教司鐸，七位馬利亞·方濟各傳教會的修女，幾位帶着病的孤女，七位修道生和十位家人。威風啊！他們這一行人物，活像凱旋歸來的戰士；前面有着衛兵作先鋒，背後有着知縣、衙吏作殿後！

動身之前，知縣命令衙吏把主教府和天主堂封了，派一小隊縣兵看守着。

犧牲者們被領到的所在，是鐵路公所。這公所在天平巷（俗稱豬頭巷。）這公所本來是給過路的公務人員歇宿的公寓；頗寬敞、有着幾個頗大的房子。第一間，他們讓給兩位主教用了；第二間，給了傳教司鐸；第三間給了方濟各會傳教修女和她們的孤女；第四間便給了修道生們和家人。

每一個房子裡的團體們都自動的團結起來，佈置了一座小聖堂，奉守公教徒的天職。只過了這夜，和修士們隔着只有一塊牆壁的其他餘下的房子裡，便都塞滿了基督教士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家屬。

各樣工作部署完畢後，知縣白利吩咐把守大門的兵卒可以讓國籍人士自由出入，至於「洋人」，却一個也不可放出，便登了車子離去了。

獄中生活的第一天便這樣地開始了。

在那裡面，主教，司鐸們天天做彌撒；別的却常常祈禱，唱經，工作，準備接受宣戰時候的來臨。一位目睹他們生活情形的証人說：「牢獄，在他們的居住下變成了隱修院；也可以說，變成了退省的居處。不過，在這肅穆的避靜居處，還不時的有着修道生的嬉笑，玩耍聲音，打破了這寂寞。他們在這裡，也從未忘掉遊戲，故此也接受了好幾次主教和雷神父的家庭式的申斥。」

千真萬確，實在說來，天平巷只有這幾天，才名符其實——有着真正天堂式的太平。

五 幽禁——隱修院

轉瞬間，又過了兩天；正是七月九日。這是衆人心目中認爲皇上批准毓賢的奏本（處傳教士的死刑的奏本）要到的一日。

但在這天裡（七月九日），戰士們掙取花冠的日子裡，也並沒有缺少了那締初世紀殉難信友們式樣的「兄弟宴」。

方濟各會的修道士們那天紀念着幾位爲聖體和教宗的信仰而殉難的烈士——致命聖人。在那幾位中，也有德奧理神父的主保聖德奧道利古。修女們爲這個緣故，在用膳時，送上了好幾味美味的食品到食桌上，慶祝他們的良善而熱心的神師的主保瞻禮。

你們聽聽親自見證傅安多尼神父所記載下來的這最後的友愛的一幕的內容吧。他說：「七月九日，我在孤兒院的小堂裡做彌撒（因爲主教府早已被官兵封閉了）。彌撒中，送聖體的時候，領聖體的人數相當多。做過彌撒，我便換上便裝，到鐵路公所去探望被幽禁着的主教大人。真福艾主教見過我，立刻表示歡迎。他很高興地說：「傅神父啊！你來的挺好！」他立刻請我告訴他在病中的多明我神父的消息，又問我城裡流行着的風聲。

我說：「消息不大好。有的人說：今天要殺掉洋人，別的又說：把他們驅逐回歐洲去。」
艾主教便說：「無論怎樣，都照天主的聖意吧！……」他又問我：「范神父（P. Franchescio Sacconi）·巴爾納伯神父，和其他各神父的消息，你一點也不曉得麼？」我答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只聽見昨天有送信的人，持了信，却渡不過河。」主教便說：「那信是很要緊的。若你得到它，快點燒掉它，不要讓它落到仇教人的手裡。那信裡，我指定了巴爾納伯神父做主教的總代權人。若是可能，也請你通知別的神父不要再通信，因為很危險的。」

當時大約十時半，我要辭別他們，可是德神父却求主教留我和他們一道兒用膳。他說：「這恐怕是最後的一次了。」主教大人聽了，極表贊成。

入席後，全體舉觴慶賀：「德奧道利古聖人萬歲！德神父萬歲！」我更祝了一句：「今天幸逢尊駕主保良辰，但，恐怕來年今日，我們却要慶賀尊駕自己的入聖品的瞻禮了！……」他答說：「若是……也許是可能的……」

席散以後，求主教大人降福了我，便告辭，當時我還許諾下一天要再來。

兄弟式的聚殮以後，主教，傳教士和修女照常回去工作。我到外面，照常穿過天平巷的時候，從來來往往的人，站在市巷中的閒漢，小販，沿門唱「龍舟」的瞎子等等的呼叫聲中，不時也聽到幾句對鐵路公所裡底「洋鬼子」們的詛咒話。」

六 高速度的升降機——到天堂去！

又到了下午四點鐘的時光。主教們那時候正在唸着「大日課」，當時從基督教徒們的外廂那邊傳來了幾陣亂鎗聲和亂哄哄的一陣呼救，號哭……聲。

毓賢全副武裝，擺起巡撫的大架子，假意調查關防，經過幽禁致命者們的鐵路公所時，便命令衛隊們止步。

修女們聽了隔壁基督教教士們住的地方的亂嚷，又看見了巡撫的模樣，便跑到德神父那邊去。同時全體致命烈士——修女，家人，修道生，傳教神父——立刻收斂心神，跪下，圍着可敬的真福艾主教。艾主教在那緊張的瞬間，一點不忙亂，他發着感動的聲音，舉起手作聖號，赦免衆人的罪。以後，也跪在他們中央等巡撫進來，給他們戴上殉教烈士的榮冠。

全副武裝的兵士，由副巡撫指揮着，不久以後也吆喝着，揮着刀劍，闖進了主教們住的地方來。富主教看清了來的是副巡撫，便啓口請教道：「尊駕領着這樣衆多的人到此，有何貴幹？」

這些說話，惹動了一個「兵爺爺」的火。這個便送給富主教兩塊大板刀。兩下板刀，

削到主教脖子上，主教便倒在地，不斷的尙（水旁）着鮮血。

艾主教接着也遭到同樣的待遇。

真福安助理修士 (B. Andreo Bauer O. F. M. Fratello Converso) 看見了一位「兵爺」鎖索鍊子要鎖他，便對那兵士說：「我從來總未對誰叩過頭，現在對你，替我開天堂門的人，姑且來一次吧。」說完了，伸手就縛。

接着，主教，傳教神父和修女們都被用鐵子鎖上了。

家人和修道生們並沒有被鎖上，只是被士兵們握着辮子，每一位受三名或四名士兵押送着。

主教，神父，修女，修道生和家人一行人，共有二十六個（孤女們被強奪去了，有一位僕人也偷空溜脫了）被押着，急急地趕往衙門去。一路上，聽到的只是一派子喊殺連天的「該死的洋鬼子！」咒罵的說話。

統賢親自殿後，押送着，監視着這一行長行列。一個見証說：「主教和修女們是從容不迫的，他們只稍稍地俯下頭來走着，沒有一人哭泣，更沒有一位呼冤，只低聲地喃着沒有誰可以聽着的話，諒想這大概是祈禱。」

這些禱聲，若不是 *Laudate Dominum omnes gentes*（萬邦啊，請讚美主。云云），好像被拘捕的那天安振德助理修士所領唱的，還有的不是聖方濟各傳教修女們所愛唸的。

Dema (讀主詞) 麼？

抵達刑場了！艾主教力氣已盡，不能親自舉手降福大眾，他請他底總代權富主教托起自己的右臂，去降福這些百姓——爲義殉難的百姓。這是慈父給他底登上戰場的烈士們的降福的最後的一次。這降福大大的加增了戰士們底力量。

巡撫又調來平陽府的步兵，大同府的馬兵密層層的圍繞衙門，加增一己的威勢。衙門內外，禁衛深嚴，隔絕了好事的人和法外的信友的耳目，同時，三四千的義和團，圍成了一個口字形，保護着撫台的虎座。

毓賢監視着犧牲者們進了衙門以後，自己也進了衙門，很迅速地插在他們的中央。

一見真福富主教，他便詰問道：

「你到中國來有多少個年頭了？」急躁地問。

「三十多個年頭了。」主教回答。

「害了我們的百姓多少？」

「我並沒有害過什麼人，却爲不少的人謀過幸福……」

「胡說！」毓賢勃然大怒，「你害了許多許多百姓！我要殺死你！我不怕你！」

「你殺我，這是不打緊的，可是你……你也逃不過你底刑罰！」主教泰然地。

巡撫便抽出短刀，向富主教胸膛猛插了兩下，向手下大呼：「殺！殺！」

命令發出以後，刑役們便大顯身手，在巡撫衙門的廣場上，向犧牲者身上揮刀亂斬。衙門的廣場活像一個屠場，致命者們的頭顱到處滾着。未曾斷氣的，便再來一刀，最先倒在地上的兩位主教。以後是神父，修道生，家人，基督教教士，修女是最末的一批。

當刀手向她們走過去，方濟各會的傳教修女們坦然地，舉目注視着青天，繼續唱着凱旋的聖歌：活像一隊準備飛向天堂去的美麗的天神。大刀斫到她們的頸上。她們的鮮血便把她們的白修衣染了個鮮紅，長眠在這山西，這偉大的中華民國的領土下，榮陞爲她們底修會的修女所欽羨的福位——首先的一批殉教烈女。

兵士們屠殺的時分，有的人看見天空中射下了強烈的光，照射着烈士們的遺骸，接着又成了一大條火柱似的向天空飛升而去。

★

★

★

在這全燔之祭中，還遺忘了一個祭品。

七月九日下午，雷神父被知縣托詞請到衙門去繙譯一封信，他和兩位修道生一道兒去，到了那裡，立刻便被鎖在牢子裡。在那裡，他得到了致命者們的喜訊。

拘留了大約一小時，牢門又開了：他被用粗重的枷鎖鎖着，帶往刑場。抵達了那裡，

他高唱謝主之歌，大聲感謝天主，又把自己要受的刑罰，托付給先升了天堂的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大約待了半個時辰，刑場的空氣又緊張起來了：巡撫登堂開始審判。他耀武揚威地用着高貴的莊嚴的聲調，向着雷神父詰問：

「你是那國人士？」

「義國人。」

「義國，是個什麼傢伙？」毓賢輕辱地。

接着，他吩咐剝去他的眼鏡；太慢了，一位「兵爺爺」用他的刀替他削斷眼鏡。眼鏡撲的一聲，摔到地下。

巡撫隨即命令押他到刑場去。到了刑場，因為沒有迅速地聽那行刑的兵士的命令，延遲了跪下的時間，觸惹了兵爺爺的無名火。這個便送給雷神父的腿兩下大板刀，神父便倒在地，其他的人又用劍向他亂斫。神父大喊着「升天！升天！」辭別了這個涕泣之谷。兵士們把他的頭顱斬了下來，和主教，安修士的頭顱束在一起，掛在南門示衆。德奧理神父的頭顱却獨自的被掛在北門外面。

、聽說雷神父殉難的當兒，有一位當兵的信友——當時也在場的——看見有兩位天神，手持着花冠，伴着雷神父的靈魂向天空飛去。

雷神父在生的時候，是很熱心守會規的；他隨時隨地總沒有脫掉聖方濟各會的修衣，這件修衣，致命的時候，他也穿着，當作他底凱旋昇天的禮服。

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一行二十六位敢死的，爲信仰而犧牲的戰士們受刑的一幕，就這樣地結束了。

第二章



在太原府殉難的五位方濟各會士



一 眞福艾士傑主教（山西省主教）

• IL BEATO GREGORIO GRASSI O. F. M.
(Vescovo Vicario Apostolico dello Scian-si, Sententrionale)

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在太原府遇難昇天的二十六位殉教烈士的領袖，是眞福額我略·艾主教，他的中國名字叫艾士傑。他在方濟各會士傳教人員和主教中是最受衆人的認識和注意的一位，也是殉教烈士中最受衆人敬重的一位。

他的主教公函；他底致傳信部，方濟各修會上司，和各修會會長的信件，與及私人的函件，據無數的傳教士和信友的批評說：「這些是他在中國傳教工作成績的結晶品，是一道良善的慈光。」我國山西省受他的福澤的期間，共有四十三載，他所施佈的恩德不計其數，這些，我們在後邊快將要談及。

★ 童 年 ★

真福艾主教生於義大利國北部彼蒙省，亞歷山城以南附近的地方上。他的爸爸叫做約翰；母親叫做保辣·方濟加·馬加格大（Paola Francesca Moccagatta），是江類斯主教（Mons. Luigi Moccagatta）的胞姐，所以真福艾主教也就是江主教的親外甥。這一對可愛的父母的家庭環境，雖然說不上是大富且貴，可是却也不是朝不保夕的；總之是一個可以自給的，豐衣足食的家庭，艾主教的生日是在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父母抱他去領洗的當兒替他取的聖名，叫伯多祿·安多尼，童年的時代，品性已顯出很偉大的前途的希望。他是熱誠的，端莊的，在聖堂是虔敬的，在學校是勤力的，總而言之，在各方面，他都超過他的同伴，因此他獲取了許多教師們的鼓勵和獎品。十一歲，他開始曉得輔彌撒，從此他天天都到故鄉的聖母堂去輔彌撒，直到進修院去的那一天。

★ 到修院去 ★

才滿十五歲，他便毅然決然地棄絕紅塵，求聖方濟各修會的上司收錄他入甘貧聖人的修士團體內。他開始初學年的那一天是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同時，他把伯多祿·安多尼的名字改了做額我略·馬利亞。

年輕的初學生見到的修院生活是嚴肅的，修士們都是充滿着深深的自謙，服從，自隱的精神，不斷朝着全德的目標前進，覺得非常滿意，非常適合自己的脾胃。他常常守齋，不分日夜的不斷的祈禱，穿粗厚沉重的衣服……一切的鍛鍊，不但不能唬倒他，還加增了他底熱心守規的志向。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天天的生活都是一樣的，可是他底內修生活的德行，却不斷的一天一天地長大着，常常準備着爲愛主而犧牲一切。

額我略修士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和天主結了神秘的約，一八五六年八月中，被祝聖爲司鐸。從那一天起，他底心意便整個的摸向中原來，他全靈愛慕着這個中國，他願意竭盡他底全力去爲中國大眾謀幸福，也不怕爲這異方的民衆而犧牲一己的生命。

★ 傳教工作 ★

寥寥的幾頁紙張，寫不盡了他底傳教工作的偉大。他在一八六〇年到中國，先行在山東傳了五年的教，後來轉入山西省又傳教了幾年，隨着陞任太原總堂的當家；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九日升爲山西教區副主教，末了，陞任爲主教。傳教士，總堂當家，副主教，主教：這是他到我國後在神職界階級裡走過的道路。

他到我國來的當兒，正是我國的聖教會患難交迫的時候。信友數目少，散居着，因此往往因着傳教士的缺乏，得不到着實的宗教的慰藉，信友互相間的聯絡更是萬分的困難。四十年以後，一九零零年——特別增加了我國聖教會的光彩的一年，成績已萬分可觀了。

當那一年，山西省的教區已分成了兩個。以太原府爲中心地的艾主教所管轄的教區已增加至一萬五千多名教友，三千名保守教友，十六位方濟各會的傳教士，二十位國籍司鐸，七位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的修女和兩位主教：一位是正主教，一位是總代權主教。興工建築了的新禱室和大小聖堂差不多有二百多座。以前舉行禮節，是在教友的家裡舉行的，到了一九〇〇年艾主教逝世的那一日，聖教會的禮節已可以大模大樣的在聖堂裡舉行了。在這些聖堂中。還有一座常年不絕朝聖信衆的后山聖母堂呢。

山西府城內，在教難前是的統計數目上載有五百多名教友，慈善、教育機關也有許多。舉個例來說吧：有一座宏大的孤兒院，一座修道院，一座壯麗的偉大的主教堂，一座在建築中的醫院，離府不遠還有一座培養國籍方濟各會士的方濟各修道院。

這些美滿的結果，都在七月九日的那一天，被酷吏毓賢的一把火燒個成灰燼了。

在這一切籌備建築的工程中，我們從致命者的學生，在當日的教難下逃脫了出來的王崇禮司鐸所著的凱旋——，令人看了便要增加敬禮，愛慕致命烈士的神父的各位真福者的傳略裡，還找得了他說及真福艾主教的幾句話。他說：

「艾主教善於理財，這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的，那時教區的財政，真是非常拮据；然而真福艾主教，以他精敏的經營，不但能够措置裕餘，且除常年各項經費外，仍能加厚基金。例如太原城的舖房數十處，城內城外的地皮數百畝，汾陽谷道河的水磨十數盤，以及其他各處的不動產，都是真福艾主教購置的。

艾主教善於經營，凡要建一聖堂，在一二年之前就準備應用的材料以爲未雨而綢繆。真福艾主教舉行神業上的神工，是普遍化的，除了極短的一些時候，通常是和公共團體在一齊。

真福艾主教雖有他的小堂，但年中大半在大堂做彌撒。彌撒前，在聖體台前行默想；彌撒後，在聖體台前謝聖體。聖誕前九日，及聖母月內，他於彌撒後領教友唱中國經並親自用聖體降福。每日午前，與神父及修道生等在大堂內公唸晨經，晨時經，午時，申初四段本分經。下午兩點鐘，他進大堂在聖體台前，各自一人唸本分經及朝拜聖體。晚上七時半，與神父們在聖體台前行默想。晚九點鐘，親自降福堂中的服役人。

真福艾主教的外面態度：服裝完全中國化，瓜皮緞帽，羽綾緞全盛鞋。冬則曲綢棉袍，大紅風帽；夏則灰綢大衫。是一個「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公僕其身，父母其心」的聖人。」

多可愛，多可敬的一位「爲義捨生」的善牧啊！

★ 受 光 榮 ！ ★

主教在致命的那一年上，已是六十七歲了。他的一生，固然不斷以言以行領導羊兒去走天堂的道路，末了，也以自己依恃天主能力，爲信仰而犧牲生命的榜樣，教給了他底羊兒們最後的一課。

經過了多方的證明以後，在今日，公教會的至上權威認識了他。公認他是一個爲耶穌捨生的聖人，也讚頌他的方濟各會士方面，傳教士方面和主教方面所作的偉大工作。

二 眞福富格辣主教（山西省主教總代權人）

LE BEATO FRANCESCO FOGOLLA
(Vescovo—Conitore di Mons. Grassi)

★ 童 年 ★

這顆我國在聖教會晴空出現的新星底誕生日是在一八三九年十月四日，他的故鄉是義國多斯加諾。

他的慈母很恭敬聖五傷方濟各，因為這個緣故，而且，也爲了這位未來的中國晴空的新星生到世上來的日子是這聖人的紀念日的緣故，便把他這個孩子的名字叫做方濟各，安多尼·多明我。

他的父親名叫若亞敬·富格辣，母親叫做依撒伯爾·斐來里，是一雙敬畏天主的好配偶。母親愛修的德行中最愛的是行施捨的慈善工作，她是一面端淑的，在聖堂裡誠心的，模範的婦女的明鏡。方濟各晉陞了主教後，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兄弟說：「……我們的雙親是很好的呢：請你永不要忘掉他們，也決不要忘記效法他們的道德。請你設法把我們底媽媽向窮人的慈善之心保存起來，當做我們家族的祖傳風尚。」

小方濟各很早已向往着他底高尚的司鐸和「宗徒」工作的聖召了。有一天，他聽着他

底哥哥說及他的兒子，他堅決地得意的說：「將來有一天，我也要有些兒女，我有的要比你更多；可是我的兒女却是那些受我感化了過來做基多信徒的異教人哩！」

我們的致命者爲達到這個目的，他選不到一條比方濟各會修士的生活更適合他底個性的道路。到了十七歲，他便進了艾主教已投進了的初學院。直到試驗時期結束時，因着生病的緣故，他到了黎美尼修院裡。不久以後，真福雷體仁——他底宗徒事業和享受光榮的伴侶，也進了初學院。於是這兩人同時開始修道士生活的更生，也同時同月同日結束了他們底處世的方濟各會士的生活。

★ 到我國來 ★

在這新星的居世第二十四年上，受了當時盛行着的自由坭水工會所壓迫，修院解散了，他逃回家裡去。當時他已經是一位司鐸——他領受這偉大的聖事的一日是在一八六三年九月十九日。天主的安排在這境遇裡指示給了他應行的道路。他一點不猶豫，立即準備行裝動身到我中國來，經歷過長途跋涉顛簸艱辛以後，一八六八年正月間已站在這可愛的我國的陸地。

初抵達我國樂土的時光，他乘着救靈神火和萬二分活潑的工作力，在萬里長城附近傳

教，接着繞過山東至山西，在路（水旁）安府當副主教。「他是有才有德，有胆有色，有臂力，有決斷的一位傳教士」。可敬的王崇禮神父在他的凱旋上這樣寫道：「他到山西後，就很用心的唸中國書，學中國語言，寫中國字。他生來就天資穎異，又加以手披口吟，不恥下聞的學習，他的學問逐漸日就月將的有了根基。他不但說的一口流利的官話，而於我國的五經四書都有相當的涉獵；甚且對於當時盛行着的八股文章，也略窺門徑呢，至論與官廳往來的公文函件，更有相當的認識，却非略識之無，僅得皮毛者可比。與他內而對教友，外而對外教及中國的官廳，都能不卑不亢，有條有理的，面面俱圓，措置裕如，這樣無怪該地的教友都很愛戴他，擁護他，忘不了他。」

★ 回 義 國 去 ★

他富有着傳教生活的經驗：因此他寫的傳教生活日記和報導，非常受歐洲人士的歡迎。尤其是一八九八平，他帶領真福董巴得利爵，真福王若望，王瑪爾谷，郭若望四位修道生和他的家人真福陳西滿回義國多理諾城去參加萬國展覽會的那一行，更是熱鬧。義國各重要的鄉·鎮，都市的教友們都踴躍地歡迎他，延請他去演講在中國多年來的傳教生活。

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法京巴黎被祝聖為艾主教的總代權主教。參加這高慶

的禮節的，除了修道生董巴得利爵以外，還有我國駐法的欽差大臣裕朗西（已奉教）。一八九九年三月間，真福主教領了九位司鐸和修士，七位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修女，四位修道生和家人陳西滿榮歸山西太原府去。這一次，真高興！教友們熱烈地歡迎他，在當年的聖神降臨主日，請他到主教大堂舉行大禮彌撒，那一天，還開了一個慶祝會。他再次站到他自己的領域了。

★ 值得取法——勇敢——和羨慕的幾件事 ★

教難快要臨頭了！可是這正是他奮力工作着的一年呢。他是好動的，愛好工作的。在大刀還未劈到他的頸上的前一年，他藉着新領回來的優秀人材的助力，設立醫院，開辦診療所，努力着推進一切宗徒事業。

他是很肯奮鬥的。他並不畏懼艱難困苦，以下凱旋的兩段文字可見一斑：「真福主教在左雲縣的八台村下會時，因教案前往寧魯堡，拜訪駐防的武官，以期教案得到公正和平的解決，不料該地的教外人存心不良，竟欲暗害他；他們預知真福將進堡去拜訪武官，即在堡門上預先埋伏，準備了石子磚塊。迨真福入堡門時，墻石磚石齊下，致真福頭破血流，幾死於非命。隨從教友王元等，睹此情形，驚惶萬狀，而真福則容顏泰然，恍若無事，

仍繼續其見官談判的工作，教案終得公正解決。」「中國文字，官場的儀注，他在精通；和省內的撫、藩、臬、道、府五大憲都有往來，他指導年輕修道生們的德業與熱心學業，確能做到「不偏不倚，適可而止」的境地。」

他領導神修，是「以身作則，先行其言」的；他的嚴肅端正，是有威可畏，有儀可敬的；他的禮貌儀注，是往來進退，不稍失儀的；他的謙遜忍耐，是惹彩發光，和氣近人的；他的謹守時刻，是不分巨細，準時起止的，他的出言吐談，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他對屬下的缺失，是「不以人廢言，不以言舉人」的；他責人的過錯，是寬猛相濟，使受者心悅而誠服的。」

真福主教很重視默想神工，他不怕厭煩，去和修道生們講默想規程，一直講了半年。他每日早晨，在修道院小堂做第二台彌撒，爲能有工夫多行默想；晚七點半，他和修生在小堂公行默想。他常給修生說：「無聲音的祈禱（默想），十分要緊，也十分有益。」

他於一切行爲中，不忘天主無所不在；因此，他把記念天主無所不在的道理，不厭其煩的講給修生們聽；比事屬詞的，把這道理注入修生們心中。他講這道理，每主日一次，給修生們講了差不多一年，且令修生筆記其大意，他不時還要抽查，看他們是否切記於心。他每天都要看聖書，準要看中文的聖年廣益。他很關心照料修生們的內修生活。修生晚飯後散心時，一個主日內，他至少有三次到修生散心室，詢問修生看了什麼聖書；或飯廳

內聽了什麼聖書；或在大堂內聽了什麼道理；答應不上的，難免受罰。修生唸晚課後，他到小堂，先用聖水降福，再用手替聖母降福。每月首瞻禮五，修生小避靜時，他要各個的單獨談論靈魂上的事。多熱心的一位修道院院長啊！只有這樣盡職的司鐸，才是配接受未來的天堂上光榮的花冠。

★ 盡 責 任 ★

不但注意修道生靈魂的健康，他也關心修道生肉軀的健康，他對於診治和醫理也有相當的認識，修生患病時，他每日數次去診脈看舌苔，醫生診斷後，他要詢問病況；開藥方後，他要過目；病人的飲食，須經他核准；否則負責管理的，充看護的修生們都要受罰。

他也有正當的消遣：也愛金魚和白玉鳥；但那白玉鳥不是在他室內養着的，由一位四品生張若望負責管理；牠每日下午五點三十五分要嗑茶一次，打水泡茶。的職責是指定那修生奉行，這事真有點瑣碎拉雜。但是他却用這些瑣碎事，去鍛練修生的德性，榮膺過這職責的我們親愛的王崇禮大司鐸繼續記載說：「曾聽得真福院長說過：成聖人的秘訣，在乎常把天主無所不在的道理常放在眼前，事情不分大小，全該爲天主做的妥當。從這端道理，真福主教得到了安心奉行天主聖意的好德行，而且達到了很高的地步。仇教風聲緊張

了，聚議的時候，有人提議武力自衛，真福主教却更高尚的回答了：「天主堂不是營寨，隨天主聖意，是我們的本分。」

天主的死仇——魔鬼怎能不痛恨這位德高道厚，勞苦地爲天主的光榮和救靈魂而工作的偉大人物呢！他爲行善功，做了無數的善事，魔鬼也用牠底白眼斜視着這一切的善事。顯明的，傳教人員中，最受毓賢嫉視的就是他。因爲毓賢是一個惡神手下的健將。

毓賢最厭惡真福主教的緣故，也是因爲他有着那忠於職守，肯奮鬥和不畏威逼的精神。無怪乎在行刑的那天——光榮的七月九日，巡撫進衙門後，對着那一群殉教烈士，不猶豫地便開口向富主教詰問：

「害了我的百姓多少？」

「我沒有害過什麼人，相反，却爲了不少的人謀過幸福。」殉教者是如此鎮定地按着良心去回答，雖然利劍插在他的心窩上，到底爲基多而殉難的烈士，三十四年的傳教歷史，却不爲這短劍所壓抑，他却要把這一切的芳表留存於萬世。

三 眞福雷體仁司鐸 (II BEATO ELIA FACCHINI O. F. M. Sacerdote.)

這位殉教眞福者所有的精神，有幾分肖似他底主保聖人厄利亞：一片赤子之心，誠實篤厚，沒有半點矯揉造作。他對太原府巡撫的抗語，實在值得作衆人的榜樣，流芳萬世。他說：「我的信仰是鋼的，可以斷，却不可以屈。」

負上了傳教的責任以後，他天天如是拳拳服膺的遵循着天主的聖召，以後又背井離鄉，到中國來傳教，他在傳教工作上，大大的表現出了偉大的俠義爲懷、不畏勞苦、誠實、殷勤盡職、注意小事的精神。

★ 生 平 ★

一八三九年七月二日，波朗瓦總主教區屬下的肋諾·會地士地方，有一對很有德行的夫婦生下了一個小孩子，這便是未來要光耀我們中華的殉教烈士雷體仁。他父親的洗名叫方濟各，母親叫瑪利亞納·瓜拉爾地，他倆爲渴望獲得這兒子，實在費了不少的祈禱苦心

呢。真福是排行第三的，年長的兩位姐姐，有一位當了本地隱修院的苦修女。雷體仁神父的洗名若瑟·伯多祿（領洗時父母給他的），生下來就帶了天主賞賜給他的一副好工作，富感情，活潑好動的天性，可以使父母師長們都不必着急地掛慮他的將來的，因為多謝天主，他除此以外，還有着一個天真爛漫的靈魂、坦白、好俠、不矯飾的好天性呢，格外，他還很注重端莊和友愛。

到了有十一歲年紀，他才受到初領聖體的准許，這個並不是由於他的懈怠的過失，只是十九世紀中葉的通行習慣吧。他很早便覺得紅塵的不得意，年紀很輕，已自動地去拍方濟各修院的門，表露自己厭世的高尚志向。在利米尼的方濟各修道院裡，他遇着了未來的一同爲耶穌殉難的烈士富格辣——未來的山西省主教的總代權人。一八五九年，他發甘貧、順命、守貞三大願的時候，只有二十歲，一位他底當時的教師，論及他的天性，這樣說：「他有大公無私的性格，嚴謹的道德，一個真正方濟各會的傳教士的活典型，堪當爲耶穌·基多死而無愧的人物。」

他也是受了自由泥水會的影响，被迫着離了他過着天使般的寧靜生活的老家。他要求上司容許他到遼遠的我國來傳教。一八六八年四月，他抵達了我們中華的領土。他立刻到萬里長城附近去，代替他底初學院裡的同伴富格辣神父傳教。他的宗徒工作——直接爲異教人做的，爲時並沒有多久。到山西後，在太原過了相當時日，學得了中國話，到大同，

左雲，右玉等處傳教，過不了幾年，上司就調他回太原，當修道院院長兼教授，並主教秘書。從那時起，除了極短的一些中斷日子，直至領受致命花冠的那一日，三十年內，每天總是孜孜不倦地振鐸執鞭，爲培育我國神職界人材而工作。

他爲培育這班人材，費了不少的苦心。王崇禮神父說：「真福雷神父，真是培植中國神職人員的一位慈母；有若干位中國神父（現都已物故），因着記性遲鈍，主教區有開除之意；真福雷神父則格外週全，使此數位神父終得登鐸品，而他們後來所結的神果，比那些聰明才幹的還更多。一九零零年教難發生時，山西北境教區的國籍神父有二十三位；其中有十九位是真福的門生。此外，尙有神學修士三位，哲學修士三位，修詞話規修士十餘位（大半都登了鐸品）。『桃李盈門』的春聯，雷神父實在可以當之而無愧。」

受過他的教育的修道生，不論成功或不成功的，過後都同心同口稱頌他的教育方法。王崇禮司鐸就是在他門下受教過的門生，他在虔誠的筆管下，深切流露出了他對真福底敬重和謝意。

真福雷神父的學問。真是不凡：他是鼎鼎大名的文學家，哲學家，神學家，聖律學家，教授，主教秘書；對於中國語言，因爲口腔不利，頗含糊，可是學問方面，特別是字源學，却很有深造。他多年來，在公餘之暇，就用他底鵝鴿筆，寫中國拉丁大字典。這是真福門生王神父親見的事，可恨，那大字典却在教仇的烽火下，變成了灰燼。

他教書的當兒，却是很嚴肅的。他很愛而且注意功課上的整潔清楚和課室裡的秩序。他很受學生們的愛戴，得不到晉鐸品而還俗的門生，出了修院後，也常常依依不捨地回修院去聽他安慰和指導。最光耀他底門楣的，便是受他教育過的那一輩學生，到了風聲緊張的時候，都沒有臨陣退縮，有好幾位還爲信仰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他的殉教花冠上，還加上了一個別人所沒有的光彩銜頭：「殉教烈士們的老師」。

★

★

★

一八九三年，方濟各修道會在洞兒溝成立了第一會的修道院。雷真福便被遣任爲那修院的臨時院長，做了這微弱的小細胞的原動力。

王神父讚他說：「真福是那時方濟各會會士中具有會友精神的第一位。他無分冬夏，常穿着黑色的布會衣；他頭上不蓄髮辮，但留方濟各會的髮圈；一年中，總不出堂院門外一步，他的住房，是中國古式的舊房；他的臥床，是修生們給他做的，既粗硬，又不排場；他的鋪褥，是粗布裝着乾草；他屋內，除了極不可少的東西外，別無他物，大有方濟各聖人甘貧的氣象。」外面可見的已經是如此，裡面更該怎樣？

他把自己富有着的會祖般的精神，盡量供給與第一批要求進會的會士，傅，杜，張三

位修士。他沒有因此認爲自己是了不得。他好像會祖方濟各聖人一樣，仍然繼續溫和寬容地對待別人，不斷嚴厲地管束自己，繼續訓練。到了殉教之先，他已可以完全自制，壓服了一切私己的成見。

一八九七年，真福又奉命回太原府恢復舊職。因爲那年春季，修院的教授武神父（P. Hugolino Villaret）病歿；同年秋季，富真福主教又要回義國去參加萬國展覽會。他看見天邊現出了恐怖教難放曙的紅光，心裡便又重新活躍起那多年渴望着得到的殉教光榮的計劃。許多次，他說：「若殺我，我便快一點到天堂去。我的肉軀已殘了。我若可以爲信仰而死，我要感謝主。好啊！打殺我吧！天堂！天堂！」

★ 死 後 ★

這位殉教烈士的紀念品，我們找不着什麼，這是當然的事。因爲他已幾乎和紅塵事物斷絕了緣。他的珍貴著作是在主教府裡的，所以，隨着虐巡撫的火同時給回天主了，他很愛自己的家人，可是却很少通信。一個和他相與過的証人說：「真福者似乎已覺不着了世物的牽繫？」

他這麼做，是因爲他願意做個真聖人。王神父說：「他屢次給修生們說過，我除非致

命，已失望成聖人。」爲什麼他說這話？因爲當時的學生們或在神修上，或在學業上，有難免的懈怠忽略的毛病，真福在義怒之下，說了這話，意思是：『因你們的毛病，致我動火生氣，因此我難望成聖人。』這一點，也真的表現了他爲做聖人的努力。

不但這些，他授課的時候，也曾多次給學生們說過：『我到中國來是要殉教而死，那知，相反的，這裡到處是太平的。要我死在我的床上——平常地死去！』

這使徒後來的熱望終竟實現了。信仰上的勇敢的英雄，今天受到光榮了，在他底六十有一的年紀上，天主賜給他朝夕渴慕的殉教的棕欄枝了。

四 真福德奧理司鐸

(IL BEATO TEODORICO BALAT
O. F. M. Sacerdote.)

這位殉教烈士的傳略，使我們想念及神聖的導師耶穌說的：『他們若難爲了我，也要難爲你們』，和保祿使徒那一『進天國需要經過許多磨難』的話。

真福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生在法國都爾的聖瑪爾定地方，這地方和蓋叻(Gall Jac. Tarn)山谷中，屬於亞爾彼(Albi)教區的統轄之下。

他的父親名叫若望·方濟各，是個鐵匠，母親名叫羅撒·泰莉花(Tailleur)，端淑的，

愛工作的少婦。他們很曉得怎樣的去善盡爲父母的責任，常常把公教的高尙的學識灌輸給自己的孩子，培養他們的德性，教導他們的學業，也很喜歡自己的孩子能有一個可以晉陞爲至上天主的祭司的光宗耀祖的地位。

他的洗名叫做德奧理·若瑟·瑪利亞。小德奧理的天性很率直，少想像力，易動怒，因這些小毛病，使他許多次心裡不能安靜和使脾氣。可是同時他也有着一個慷慨和不肯盲從地做不好的事的個性。十一歲上，我們已可以看到他已常常很樂意地，專心地，端莊的樣子到聖母堂去輔彌撒。他穿着小黑袍子去輔彌撒的時候多熱心啊！合着掌，端正地跪着，頭不東張西望，脚不隨便放肆——弄成一個怪難看的八字形。也沒有急急忙忙地在聖堂裡走！不久以後，他聽着，遵從着天主的聖召，進了主教區的主教修院裡讀書，預備晉陞鐸品。修院裡教授們和教師，上司們給他的嘉許，好像一條大河，天天有，滔滔不絕，他底孝愛天主的內外舉動。都是足以引起同伴們的注意和效法的。

在當小修士的當兒，他進了方濟各會第三會；同時，他也覺得自己有到我國來傳教的聖召。從那天起，以他一生的言行總括來說：是一個慷慨的奮鬥生活、常是恒心的、謙下的、順命的、天天朝着全德的目標走着巨人之步。

一八八四年十月，德真福踏上了中華的大地。和他同行的有會友武奧林司鐸（P. D'go-lino Villaret）。兩個多月的海程是可以倦煞人的，可是却弄不倦真福的救靈魂的神火。他

到了山西太原府城，立刻開始學中國話，立刻開始傳教工作。

他正式開始傳教生活的地域是萬里長城附近的大同府。當時，據親愛的王崇禮神父敘述：「大同府的本堂神父，該管理大同一府所屬與二洲七縣，及朔平府所屬的左雲右玉二縣的教友。一位神父所管的區域，比現在大同代牧主教的區域，還要大一倍；東自天鎮縣的新平馬市口，西至右玉縣的曹家山熊家窰，足夠四百里。況且那時的交通不便，極東極西又各有數十里的崎嶇山路，從南至北，也有百里。（若至靈邱，則二百餘里）。

他的長途傳教生活，還有點小說的風格。「有一次，他騎馬渡桑乾河，正值河大水深，行至中流，落馬下水，幾遭滅頂；幸天主保護，沒有死於非命。」他的神火和超常的孝愛天主的精神——一位傳教人員不可缺少的精神，替天主賺得了不少厚利。有一位傳教士寫說：「我曉得德神父感化了許多異教人。」他感化的人中也有在五台山當過和尚的紀三先生。他感化了教外人士也不少，距大同西南六十里的榆林村的教友，到今日還常常很歡喜說德真福者當時所作功德的佳話。

一八九二年，真福被調至清源，太原，汾河以西一帶開始傳教。

他的努力的傳教神火，獲得了艾真福主教的青睞。真福主教很愛他，只讓他再傳教四年，就調他到洞兒溝方濟各第一會初學院去當初學師，叫他負上這培養修道人的偉大責任。其後他所管轄的是第二批初學會士，在今日還工作着；就是陳類斯（今汾陽主教），喬

若瑟（汾陽代權）傅巴濟斐各（山東的神父 P. Pacifico Fenocchio）及王伯多祿四位

一八九七年，又担任太原總堂的當家，小修道院的教師，孤兒院的掌管和方濟各傳教修女們的指導神師。他担任神師職責時，教難的暴風雨的影子已臨近了。當時有許多人勸過他避難，他都秉着宗徒的精神勇敢地回答：「我的責任是留在這裡！」

這種自制的精神，在獄裡，他也沒有放棄。毓賢領着手下進去的時候，他依然悠然地唸他的本分日課經。毓賢進了房子，他站起，降福了圍繞着他的白衣修女，伴着她們英勇地往刑場去，和他們平分殉教榮冠的大光榮。

一位傳教士寫及他，說：「偉大啊！德神父的愛德！他常保持着和天主神交的熱誠氣氛。」艾、富二位真福主教談及他，免不了滿意地說：「那位神父已完全融和在孝愛天主的精神裡了。」

德神父是留下聖德的傳教士中的一個。他雖然外表瘦弱，却很耐勞苦。形於外面的德行有謙和，仁愛，甘貧，克己，言語和平，態度謙遜，從不急言暴語，即使沒有殉教的光圈去光揚他，他那時早已是為天堂成熟了一個靈魂。

德神父的為使自己成聖人和廣揚基多王國的一生，今天已冠上了聖教會所給他的光圈了。

五 眞福安振德助理修士

(IL BEATO ANDREA BADER
O. F. M. Fratello Converso)

拳匪亂中，遇害的助理修士，只有安振德一個。他是一位極有資格稱爲方濟各第一會助理修士代表的一個。這會的助理修士，有不少就在他們那無人認識的社會鄙屑的地位上成了聖人。我們中華，有了一個安振德修士，也不必向他們甘心示弱。

安修士生在德，法交界的亞爾撒斯省，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廿四日是他的生日。他的父母是路加和路濟亞·姆瑟。都是務正業的勞動者和熱誠的信友，他們很用心教育兒女，常常循循善誘地把愛天主和愛祖國的種子，種入兒女們底天真無邪的心靈。年紀稍長，便進了方濟各會第三會。一八八六年八月十二日，二十歲，在英國，穿上了第一會助理修士的制服。不久，爲了國家的服兵役的義務法律，再把他召回巴黎去，在那裡，忠心耿耿地爲他的祖國而服務，渡過了三個年頭。

服兵役期限滿了，再度回修院去，並發助理修士的聖願。

殉教者進修會的時候，心裡早已盼望往遠方傳教去，受過了許多阻擋後，終於跟着富主教，和傳教士、修女一大行人馬動身。抵達了太原府，艾主教立刻把管束府內下級人士

和施診所男性部的責任託付給他。他工作得相當努力。記得他來太原府總堂的第一個工作，是裝設當家處和艾主教辦公室，及白衣女修院的電話。其次就是每日在男診療室內，幫助醫生看病。另外，他也担任着一切雜務。他常是帶着微笑，細心謹慎地工作的，從容不迫的。隨時隨地準備着爲每一個人服務。

眼見戰事發生，教難開始了，他並不忙亂；他仍舊是一樣的繼續工作，還屢次給人說「致了命，就昇天堂」。

在一封——最末的一封給同會兄弟的信裡，他寫說：「我們是在新世紀底曙光裡了；在這微弱的光線下，我未能完全見到等待着我們底前途。啊！巴不得我也能像耶穌右邊的善盜，盜過天堂來！我底親愛的神昆，若你見我比你早一點動身到天堂去，不要羨慕我啊！爲皈依可憐的罪人們，首先是這些可憐的異教徒們，天主得要些犧牲品。我已決定了，不論將會發生甚麼事，但把我託賴給天主。若祂的慈善，願把他的恩上之恩特別地賜給我，賞賜給我殉教的大恩，我願意死在十字架上，好像吾主耶穌，我底中保安德肋聖人一樣；可惜我不堪當……最低限度，我要爲培養完成我底道德而工作，使我變成聖人。請您爲我所禱，請天主賜給我需要的力量，和需用的勇敢，使我能够擔當快要來臨的一切。」

幾個月以後，當「兵爺爺」請他伸手就縛的時候，安修士立刻跪伏祂的跟前，親吻鎖鍊，唱着聖歌，往刑場去。

殉教者服兵役的時候，曾經照過一個相，在那照片上，他雄糾糾地端立着，目光威猛，頭微仰，挺胸，披着全副法國騎兵的盔甲：活像中古時代爲保衛聖教而作戰的騎士；好不威風。

安修士的個性很活潑，常常滿臉春風，是一個幸福的人，具着一副易吸引人的感情的心和態度，很喜歡服侍別人，不論長上屬下，需要他服役，他如可能，總去援手。他有空，你要見他，在聖堂裡才可找着他。花奧雲。(Fiorenzini) 主教——山西省北部教區艾主教的繼承人說：「我從踏上這教區以來，聽到論及安修士的，只是無數的德表，到處的教友們都稱頌着安修士的德行。信友們都以他爲修道人的模範。個個都很愛他。他對艾、富主教的忠心，使他得着了和他們——耶穌，基多的勇兵一起捨生致命的無價寶。」

聖教會對這謙遜的方濟各第一會助理修士，在三十三歲上升天的助理修士，也加上了在殉教友們的歌團中讚頌天主的真福的光圈了。

第三章

在太原府殉難的七位瑪利亞
方濟各傳教會首先殉教修女

一 福女瑪利亞·厄爾明納修女院長

LA BTA. MADRE MARIA ERMINA DI GESU.—Superiora

一九零零年拳亂之中，太原府的凱旋旗幟下，既有着主教，傳教神父，年輕的修道生，謙下的家人；也不應少了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的七位修女。她們是新興的修會底首先獲得殉教花冠的人。在這機遇之內，馬利亞，方濟各傳教會跟方濟各會來了一道精神上的團結；一致地，用她們底血混和了其他的烈士的血，合作地寫了一頁光彩的歷史，去顯耀慈母——聖教會的門庭。

這羣女英雄的領袖，是我們的福女瑪利亞·厄爾明納。在精神方面，她是會友中最和會祖接近的一個。她在一八六六年四月廿八日，生於法國金岸上的標尼 (Beano) 城裡。領洗時取名爲依爾瑪，她家族的姓氏叫格利活 (Gryff)，門戶不顯，每天僅可賺取日用的必需。她的聰明才幹是超人的，意志也很堅決，很迅速地跑過了初等、中等小學、初級、高級中學。師範畢業後，她在故鄉辦了一間小學校，這間小學校很得到當地人士的滿意。一八九四年，她一聲不響，「自動」——沒有求別人的意見，家人一點也不曉得——跑到雲惠士 (Valves) 城裡求修道院長准她進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修道。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依爾瑪改了名字，叫做瑪利亞·厄爾明納，同時，也變成了那座修院的奮力向聖德之途前進的修女們的模範。他很明瞭會祖的精神，而且不斷地天天效法着。

她和天上淨配——耶穌發生神婚關係的日子是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

★

★

★

當時會祖正在籌劃着，要遣發一批修女到太原府去幫助傳教。當他選院長的時候，看中了厄爾明納。連富主教見了厄爾明納，也很同意，因爲她有着一副比同伴們超越的，莊重的，和辦事精明的態度。

準備妥當以後，她們便在富主教的領導下，跟着大隊人馬起程到遠東來。一八九九年五月四日，抵達太原府。當時已有二百孤女等候着她們了。可是她們的目的並未達到。她們到太原府來，是立意要創辦一座醫院，而醫院尚未落成，她們便暫時在一座小小的施診所裡施行醫術。來求療治形體疾病的人，不時也治癒了靈魂上的疾病。厄爾明納也照顧太原府的育嬰堂內的小小受遺之物，她所擔任的院務，是可以做模範的。教難中斷了這正在欣欣向榮的工作。天主好像天天用水澆着這快要長大的花兒一樣，也用這些殉教聖人們的血，澆着這些新近開始蓬勃的傳教事業。

在我國的那一年，殉教者慇懃地常常設法去滿足會祖的期望，常常和會祖，和歐洲各國的會友通信。這些信件到了今日，成爲殉教福女最可珍貴的遺物。

接了「和同伴從速撤退」的命令以後，厄爾明納顯明地表示不贊成。她說：「她是爲耶穌捨生致命才來中國的。」後來她又無限高興地跟隨主教，傳教神父等到幽禁的地方及刑場去。末了，幸福地在三十四歲上作了修會的首先爲信仰而殉難的烈女。以她的血裝飾了修會的制服。

聖教會加給他的光榮，也不亞於聖女亞加大、依搦斯，則濟利亞和其他競爭地去接受童貞致命花冠的烈女。

調查到真福品案的時候，一位和福女同時代的孤女這樣作證明說：「我敢證明，瑪利

亞，厄爾明納和她底同伴確用過許多心力，仁愛地照料我們；用着真誠的慈母之心，警傷我們做好，熱心，和教育。」

會祖也常常這樣說：「愈研究厄爾明納修女的德行，愈覺高深。別的修道會有他們的令人羨慕欽佩的模範，可是我們有了厄爾明納修女，也不甘讓步的。」

二 福女馬利亞修女

(LA. BTA. MARIA DELLA
PACE—Assistente)

殉教福女中，這位福女是年紀最輕的。她生在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天的那一天，還未滿二十五歲。

她的身材很矮，有着一副橢圓形的臉兒，雖然不很美貌，却令人見了生愛；眼睛大而烏黑，眼光甜蜜，深鬱；膚色白而微紅，髮黑，長而帶有波紋，態度斯文而且令人很容易喜歡親近她，可是他却常保守着端莊的態度。

這些只是外貌的描寫。可是她底人格——當她寫信給會祖的時候，在信裡表露得更爲精彩。

「我有着堅定的意志，無論如何要把我整個兒奉獻給天主，誓不願對我們的會規有所

缺少。當然，沒有耶穌，我將只是軟弱無能的人物，可是我盼望天主的聖寵會幫助我戰勝一切。」

這種犧牲的事，是不能缺少掉一個凌遲而且長久的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刑的。會祖在寫作上論及她說：「厄爾明納修女的精神，是以翕合天主底聖意爲首；可是本會底第一位學生（我們現在論着的福女）的精神，却是以跟踪耶穌在山園祈禱（苦難的起頭）的精神爲首。天主對於自己底特選的靈魂，每一個都有他底聖的意見，對於這一位——和平之后瑪利亞所特選的，就是耶穌的痛苦憂悶至死的時候。」

她底雙親是安琪日魯·儒利安和瑪利亞·厄里納·斐愛辣雲迪，他倆給福女取了個洗名叫瑪利亞·小亞納。福女很早——十一歲便離別了慈母的照顧，成了孤女，被託付給親友去教育。負責教育她的是叔叔辣而肋諾和君士坦丁納·斐愛辣雲迪，她倆見姪女的才幹和良好的習慣，便去要求他們的表兄——已進了方濟各會修道的亞歷山·巴黎神父，收她進修院去。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的女會祖收容了這小孤女，待遇她好像自己親生的愛女。福女是這傳教會所收容的第一個女學生。

起先她住在羅馬，從羅馬被遣到法國，經歷了無數艱難、困苦的打擊以後，滿足了她底熱切的想望，穿上了純白的無玷的修衣，改了名字，叫做和平之后·瑪利亞修女。

★

★

★

會祖姆姆常常監視、注意、管束着這位初修孤女的一舉一動。她嘉許着福女底渴慕吃苦頭的精神，命她陪厄爾明納院長到我國來傳教。

殉教前一年的七月九日，福女和平之后·瑪利亞這樣地寫了一封信給會祖姆姆：

「教難威脅我們。我們可憐的中華人士喝着殉教烈士的血。中國啊！我愛您……有人說這裡比較接近天國，和天國相隔不過一步。我也承認是。實在，這世界已沒有什麼可以吸引我底心，除了天堂。那我們接受無數犧牲的賞報的天堂外，我已沒有別的切望。」

福女富有着嗜愛音樂的心靈。當兵士們進來拉她們到刑場去的時候，她是領唱讚主詞的一位，她開始唱，別的便跟着唱，直至塵世生命了結的時候。

在這幕一九〇〇年的悲劇前後，一向在場參與過的一位兵士，對一位蒙古的主教說：「最深入我底腦筋的印象的，是那些唱着歌而死的西洋貞女。」

這位 Bolsera 城的小殉教烈女，今日還在天堂上，插在那一羣基多降生以來爲道殉教的貞女們中，同聲歌詠着，直至永遠的時候。

三 福女瑪利·加辣修女 (BIA. MADRE MARIA CHIARA)

聖人們一生的事蹟，只有到了天堂才能徹底明白。聖人的道德，都是天主和內心底結合、不可以在外面看到底美德。我們的加辣修女所有的美德也就是這一類的美德。

她生在波河流域的亞德里亞教區的聖女瑪利亞·瑪大肋納地方。有着一位熱心的父親賴靈道和母親羅斯。這兩個給她取名爲格里亞。比他更早來到這家庭裡的是兩位小哥哥。其中的一位是巴爾納伯神父，他指導她行了不少的修德道路，教她愛去救靈魂。

格里亞起初也不是一個易遷就的人。她很有毅力，不輕易服從，故意把內心底進修院的呼聲扔在背後；到底（最後也決定了辭別家鄉，跟一位好太太動身到羅馬去，那時才不過十八歲）那邊站上，早已候着他底當憲兵的哥哥和兩位方濟各傳教會的修女。他們立刻伴她去謁見她們的總會長。

動身的時候，她這樣回答過懷疑她底志氣的幾位朋友：『我要做修女，便做修女，寧死不回俗的。』殉教烈女在修院裡的一生，常常用事實給別人作證這許諾。

一八九二年四月十日，格里亞在類斯·達·巴爾瑪神父手裡領過了修衣，他爲了紀念聖方濟各的長女，賜了給她這個加辣的名字。一八九六年二月三日，發了暫時聖願。一八

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發了永久聖願。

她富有着熱誠，好越想的天性，家裡和別的人給她一句口頭語：「手在工作心在天」。除此以外，還富有着喜歡爲耶穌吃苦的嗜好。一位修女也會記載過關於她的一段：

「一天，我們正在打麥機旁，我們當中，不少都是不慣勞作的，不久，有幾位的手已生了氣泡，要用布纏着手掌工作，可是這方法到底不是好方法，痛楚仍舊在磨難着，這幾位已經開始了呻吟。瑪利亞·加辣仍快樂地微笑着，也給我們伸露過她的兩手——一對在同伴群中弄得最破了的雙手。」

她到我國以後，仍然過着在歐一向的生活。瑪利亞·厄爾明納姆評論她說：「勞働裨益身靈，而瑪利亞·加辣就以這——勞働做她的基本生活。」

瞧！這裡還有她最後的一封信：

「我常守着心，爲天主的光榮去工作，準備着我底靈魂遺下這常依附世物、回天堂去的偉大的動身的一天。」又加上以下的幾個中國字：「我去爲我盼望的天堂預備善終。」

果然瑪利亞·加辣姆真個以守心、工作和沉着的孝愛天主的心去準備着，要把無數聖人巴望着的殉教凱旋之枝摘了過來。

當她未動身到中國去時，有一位修女勸她說：「我願將來和你一塊兒到中國傳教去。」
「要是妳想，便趕快來，因爲我的頭快要被斫去了。」她答。

另一個却對她說自己渴願獻身為癲瘋人工作。瑪利亞答她：「我却愛到中國爲耶穌而讓人殺死。」

傳說瑪利亞·加辣是殉教修女在刑場時的女隊伍中，排在最前的。而且，她的頭也是第一個下地。

她生在一八七二年，到一九零零年在巡撫手下去世。好像夜裡晴空的慧星，只閃了閃便回到天上去。多幸她底光芒仍反射到世上來，再放着殉道的光，引導着中華大眾，走向天堂的大道。

四 福女瑪利亞·芮它理修女

(BTA. SUOR MARIA di
Santa Natalia.)

這殉教烈女的歷史，值得紀念的地方，除了她的故鄉和其他人人如是平常事外，並沒有許多。

他的故鄉是拔里的北岸的田園。父親叫做伯多祿 (Bergina) 母親叫做亞納 (Pordel)。都是熱心的，信德堅固的信友。一八六四年五月五日，他倆生下這女兒的時候，便替女兒取名叫若翰納·瑪利亞。

農村裡底美好的田園生活，保存了她底天真，她底日常生活底酸苦，無情，沉着和堅

忍的勞働生活，這些都是天主教上智爲她預先佈置下的，爲升天堂的好道路。

主在她心靈裡播下了修道聖召的佳種。她俗名叫若翰納，馬利亞，十三歲上便一志獻身於基多。當時離她故鄉不遠的地方，來了一群白衣貞女，她求她們俯納自己進會，聲稱願以一己的力量投在馬利亞，方濟各傳教會內協助她們去幹「立己立人」的工作。

★

★

★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七日，若翰納快滿二十四歲了。她改了個馬利亞。芮它理的名字，變成了方濟各傳教會裡孜孜不倦的蜜蜂。她愛別人喚自己做「方濟各聖人的驢兒」，天天專心地，舒坦地，真個不停地去工作。不過剛爲了她受了天主教鍾愛，所以天主教也要鍛鍊她，使她成爲更堪大用之良材。她被遣到迦太基去，在那裡，幾乎一病不起。到了中國來，也一連幾個月，受着針刺般似的苦，病倒在困苦的床上。

芮它理修女對天主一向都是慷慨的。她慣愛說：「要是我完全沒有苦吃，我想耶穌不愛我了。」

一位她的上司這樣替她作証：

「我常常想：也許是因了她，致使她和她底神姊妹們得獲偉大的殉教的鴻恩。因爲她

是很有道德的。我常常都欽佩她那視長上如天主的代表的偉大的信仰精神，和她底孝德和誠敬！」

領受死刑前的幾天，茵它理修女寫過一封信給她底總會長姆姆說：「主選了我去首先受苦，我十分樂意。我在中國，真覺得幸福無邊，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底天職，何況我一心要替天主贖過來許多靈魂。」

院長厄爾明納評論她說：「在我們太原府底家裡，茵它理修女可以算是那塊十字形的基石，她底無雙的價值唯有在天堂上才可以體會得到。她是我們班中年紀最長的一個，却是最謙下樸素的一個。她底超自然性底特點，便是為天主的光榮勤謹地去工作，和為愛天主耶穌而甘心忍耐困境，半句話也不說。我以為特寵謙下的靈魂的天主，自然會特別向她表示親熱的。負了送給致命花冠與殉教者們的天神，自當為她必恭必敬地繞着她底聖屍，高歌一曲：「為義而受窘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她們將受安慰」。

五 福女馬利亞·菊斯特修女

(La BTA. MARIA di S. Giusto)

她是本隊殉教烈女的第五位，生在法國魯登勞耀辣河下流的一條鄉村裡，爸爸叫做儒利安·莫聊，母親叫做瑪加利亞·高志。好一雙誠心至極的農家夫婦。那天正是一八六六

年五月九日，同一天領過了洗，取名叫亞納，方濟加——這是她的俗名。

她底童年，是熱心的，仁愛的，很高興學要理和進聖堂，把剩下的零碎錢幣施捨給窮孩子們置衣物，特別的是愛替初領聖體的嬰孩們去置衣物。

傳信部底年鑑開了這少女底眼光，讓她認識了一個中華民族，而且感覺到「傳信熱」。結果她成爲女傳教士，到中國來幹幾件偉大的事業，末了兒，竟爲可憐的中國人犧牲自己的性命……以完成了她底甜夢。

我們不曉得她是怎樣的會認識了苦難瑪利亞的修會；却單曉得，一八八〇年六月的某一天，她悄悄地逃出了已經替自己訂過了婚的家庭，跑到沙蒂肋避難。在那裡，到一八九〇年十月廿三日穿上了白修衣，向自己底不時會表示不服從和自大的性格宣戰。不久，神聖的配偶便選上了她，領她去走那內修學士們所謂「精神上底黑暗的長夜」的道路。祇讓些微的信仰之光去照耀導引她的前途，使她鍛煉自己，成爲更純潔強健、剛勇去赴生命過程中的劇戰，這試煉也磨煉過她幾個年頭，直到這靈魂底焦渴全成了純潔的聖德的焦渴，呼吸着高超的內修空氣。

總會長姆姆叫她去傳教的目的，也就是爲的要賞報她底服從性和毅力。

動身的一天，烈女底喜樂和感恩心，洋洋溢溢，不能自制。她記載道：

「好天主愛我繼續吃苦，不過也一起用祂底聖寵扶持我。我十分願意整天伏在至聖聖

母足下！甘餘地去訴苦，吐露我底衷情。」

★

★

★

不論在祖國或是我國，菊斯特修女總不失天性，一向都成爲活動和孝愛天主的模範，她底院長厄爾明納替她作證說：

「多謝會長選了個瑪利亞·菊斯特修女做我的友伴，她——菊斯特修女不但具着解決千萬端瑣事的身手，而且更是一個忠誠的修女，有着沉着的好品性的修女。」

又替她的穩重和信實的性格下了這段美談（摘自厄爾明納修女底旅行日記）：

「我們正在汪洋中央，大浪兇猛地翻騰着打擊着死命抵抗的船身。在風浪極凶猛的當兒，我從牀上跳起來，穿上衣裳。和我同廂房的瑪利亞·菊斯特醒了過來，驚奇地注視着我，完全沒有失掉她底沉着的态度向我說：

「姆姆，妳想幹什麼？」「浪快要打進艙來了，而且……」我答。「啊！不必怕！」她又用着同樣寧靜的聲調說：「聖母會照顧我們，保護我們，我們不會死的！」說着慢慢兒又再睡下，握着唸珠，又睡着了！」

另一個修女又這樣描寫說：「她的面貌有點兒粗鹵，額潤；眼常反射着靈光。個性愛

少說話和幽靜，可是，藉着聽命的德行，我們可以看到，她常常不會珍視自己，只是設法努力去認識、踐行天主和代表天主的上司的意見。」這種性格的靈魂正是好天主在她身上工作時，可以一日千里的靈魂。

殉難前的不久，我們的殉難者還有這樣的寫過：

「姆姆，在這裡或是法國，我有的都只是一個志願：這個志願就是把我做成一個十全的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的修女，我離妳們雖然是千里，我却要永遠依付我底修會和保存修會的精神。我肯用我底血簽寫證明我這一個志願。」

六

福女瑪利亞·亞多爾斐修女

(LA BTA. SUOR MARIA
Adolfa)

天上的星兒沒有兩顆一樣大，同樣地，世上的聖人也難得兩個一樣相同。玫瑰花兒高高地向牆上爬，玉簪花兒玉立婷婷地站在花幹之上，地丁花却隱在自己底葉下——也發散着她底醉人的清香。

這靈魂就可以比作這柔地丁花，一顆只發着微光的星宿，可是，仍不能斷說天主在她的身上比別人少工作過。

她的標語，可以用聖人文都辣慣愛說的話：「Loquere pauca et operare multa. 少說話

多做事。」

修女的俗名叫亞納·加大叻納·第爾克斯。她生在荷蘭和比利時的邊界上，那天是一八六六年三月八日。雙親是伯多祿·若望·第爾克斯，和嘉洛蓮納·威達克，他們是一對貧窮可是誠心待人的教友。

小亞納年紀輕輕，三歲便失掉母親。長大了，便在方濟各修女會的學校那邊讀書；在這個時期，她底特別的道德要算聽命。

到了十七歲，便聽主的聖召，一心棄絕紅塵，進了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那一天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九日。

七

福女瑪利亞·亞芒定納修女

(LA BTA. SUOR MARIA
AMANDINA)

幸福的殉教烈女是供獻給方濟各女修會四位女兒的家庭中的一位。此外，這可敬的家庭還供獻了給方濟各傳教男修會四位堂兄弟，都升過神父，到過中國來傳教，有兩位還和福女一樣，也是致命——這兩位神父便是 Padri Giuliano 和 Marino Adons。她真可以和老多俾亞一起借用他的那句話：「我們是聖人的一代」。她底個性是寧靜樂觀的，她曉得怎樣去越過一切艱難困苦。相信方濟各聖人領她到耶穌跟前去的當兒，理應手持勝枝，替她向耶

蘇自豪說：「這是我的一個好女兒啦！」

她生在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比利時國的一個鄉村裡。父母都是有信實的農人，他們給保理納（這修女的俗名）一段着實是基多精神的道德教育。

保理納十五歲時，進過聖母孝女會，也領過聖方濟各修會第三會的聖索。一八九五年七月十六日換上了白修衣，改名做聖心的瑪利亞·亞芒定納修女。以後奉命調到馬賽。一八九八年六月六日就在馬賽發過聖願，在修院附近的贈醫所裡醫治人的肉身和靈魂。

我們的修女活躍着愛人靈魂底熱誠，故此他曉得了自己要到中國傳教去時，心裡便整天洋溢着無限的神樂。

★

★

★

她來到中國之後，在太原府當贈醫部主任時，繼續進行她底醫治別人的肉身和靈魂的工作。

且看她在一九〇〇年自己所說的幾句吧：

「我一向都極之滿意這工作，我天天都感謝耶穌賜給我的一切恩寵，肯選派我和這些姊妹們去傳融的聖言，我可以說，世上沒有人會好像我這麼滿意的了。」

院長姆姆厄爾明納寫過信給總會長姆姆，這樣肯定說：「亞芒定納修女年紀最輕，不過虔誠的精神却不稍讓別的姊妹。她整天笑，整天唱歌，可是這一切却也不壞，而且相反……她很受當地人士歡迎，她們都稱她做常笑的洋姑娘。——她們這樣叫，是因為他們不曉得她叫什麼名字。」

連到刑場去的當兒，她也如是一樣的歡心地歌唱；歡迎她底快要來臨的永遠不滅不完的生命。

亞芒定納修女殉教的時候，年紀還未滿二十八歲。

第四章

△太原修道院的五位殉教修道生▽

教難開始的當兒，山西省有着兩座修道院。府城內的那座，是大修院，裡面大約有二十位少年。小修院在城外洞兒溝那邊，收養着三十個有志入方濟各修道會的備修生。小修院在鄉間，裡面的都算是小孩子，可以說是絕對沒有危險，只有那些在太原府城內的修生

們，主教愛惜他們底年輕，另一方面，也要養護他們心內的初生的聖召之苗，所以就在六月初七日晚，基督教工作被摧毀的那一晚，命令解散修院上下人等，叫就近家庭的都回家去；其他一時難以回家的，便跟一位國籍神父到洞兒溝去。

可是新虐王——毓賢早已預料到他們會有這一着，預先即遣人把守住城門。於是七位修生立刻被捕，押到知縣衙門那裡去。

其後，逃出了死網的一位，給我們敘述出下面的一段：

『我們是在漢西門被捕的，我和我的表兄弟王說（殉教烈士之一）被押到知縣衙門去，知縣拷問我們從那裡來。隨着，又用撫台發下的告示迫我們背教。爲了我們不肯，他令人用繩子套住我們的脖子，拉到牢裡去，那裡並沒有其他的同伴。那時我們覺得餓了，便託人買了幾個饅頭吃。夜間九時十時左右，便釋放了我們回修院，我們便回修院去，候了一會兒，其他的五位也回來了，他們告訴我，他們也進過牢子，也帶過枷鎖，不過也像我倆一樣，沒有，背叛過自己的信仰。』

這七位，當衆表示過了自己的信仰以後，更不願意遠離他們的牧人。雖然衙役故意讓給他們逃走的机会，雖然兩位主教大人再三再四勸他們珍重大好的青春。但他們乾脆地答了一句「不」！而且請主教准自己也到獄裡去等候殉教的好機會。

實際上殉教的只有五位，其他兩位，意外地，保存了他們底性命。

現在讓我逐一給你們介紹這五位烈士的生平：——

張景光

這光榮隊伍的領袖，是山西省太谷縣富井村人，父親名叫志謙，是以商業起家的。曾在太原縣謙和公舖號當過副經理。他的母親任氏，是平遙縣劉家庄人，洗名瑪利亞。兩夫婦都是敬主守規的好教徒，教子有方的嚴父慈母。他倆共有兩子三女，長子就是景光；次子叫西滿，現任汾陽教區司鐸；長女適清，源縣六合村李姓，次女終身守貞未字，三女于歸榆次縣韓村王姓；長次二女，都是因病物故的，三女王太太，也是一九零零年爲天主殉難的烈女。

景光的乳名叫銀喜，洗名叫若望。說起他的歷史來，是個可憐的少年。童年時代，父親便見背了！還未到志學的年紀，他的母親也溘然長逝了。那時他的三個胞姊年紀固已稍長，而他的胞弟西滿，還是不識不知的總角頑童。已進了圪塔溝小修院肄業的若望，面對着這個進退維谷的悲慘環境，仍曉得愛重一己的聖召，並且加倍依賴天主的聖母。以後把弟弟西滿託給表叔胡伯多祿神父和長姊李太太去教養。

爲了他底天資聰慧，記憶力強，十二歲便蒙艾主教收他進小修院，受武奧林院長

(Padro Eugolino Villoret) 寬猛並濟的教育。而且，他在神父的教育之下，居然德學兩方面的進步都很快。

他童年時代，是個有脾氣的孩子，生氣動火、差不多成了他底日用糧。爲了要克勝這脾氣，他會費去的力氣確不少。他有的好天性是率直。記得武神父差不多每天都這樣問他說：『天生過氣沒有。』他便光明磊落地，「有」說「有」，「沒有」說「沒有」。神父是個善於栽培青年的神師，總沒有放縱過若望。記得真福那時受的責罰也不小，不過，幸虧他也是個有志氣的少年，竟能因着這些責罰，把自己的脾氣改成最溫和。

一八九三年秋，洞兒溝方濟各初學院成立，武神父奉命去當初學師，小修道院也一併遷到那兒去。在那裡住過一年，若望便升入太原府大修道院。那裡的院長是富主教，不過，教授依然是武神父。因爲那時武神父也不當初學師了。

自此以後，他更熱心守院規，刻苦向學，毫不苟且，以上司之意爲己意。六年以來，隨處賜贈給人良好的印象。他特別孝愛天主的母親聖瑪利亞。每晚七時至七時二刻，自由散心的時候，若望每每跪到院中小堂底祭台的無原罪聖母像前，隔着帳幔熱心唸玫瑰經。以外，更有一樣超人的德行，便是熱心默想耶穌苦難：唸拜苦路經時，總合掌對心，或注視苦像，或俛首朝拜，令人一見動情。

此外衣冠常常整潔如新，做事謹慎，得到富院長非常的信任。

一八九七年十月，玫瑰聖母瞻禮日，若望在艾主教手中領過了四品，開始跟着雷院長攻讀神學。一九零零年初教難未起的時候，仇教的謠言和標語蜂起，人人驚怕，若望却給同學舒緩樂觀地說：「準備殉教吧，涼涼的一刀，便可賺到天堂。」

陽曆六月廿七晚，主教命令修生解散，若望却始終留居。殉教的當兒，他只有二十二歲。

董博第

董博第，山西省太原縣古城營村人。父親叫做董鴻喜，洗名保祿；母親王氏，洗名嘉辣，是陽曲縣圪窰溝王萬貴之女。父母二人，都頂熱心，也是爲主拋了身家性命的人。他們生有四子，長子便是博第，洗名叫巴得利爵；次子安德肋，乳名二虎；三子若望，乳名玉虎；四子亦叫若望，乳名四只。全家六口，都是爲天主捨生成仁的烈士。

他們是怎麼去世的呢？因爲事情也頗曲折，現在我給你們道來：

「古城營是一條大村，在太原縣城北部二里，教徒雖然不甚多，但却也有二百餘名。

一九〇〇年教難發動的當兒，就在六月，省縣的當局都標了「命令教徒背教」的告示。不過教徒們却決意輕視他們的身家性命，而加倍虔誠的祈禱，彼此互相勸勉說：「致命升天

的好機會到了，我們不要失掉它才好。」

知縣顧光照看見標告示等如貼廢紙，就親自出馬，到古城營廟內，堂皇地高坐起來，傳天主教的會長到案。董鴻喜當時就頂着會長身份上廟去見官。拿出不願背教而願殉教升天堂的理由去答覆知縣。知縣聽了，拍案大罵說：「本知縣以進士的高位，堂皇的相貌，還未敢妄望升天；看你這泥手泥足，滿臉紅疤的老東西，竟敢妄望升天麼？刑役替我把這瘋子打三十大板過來！」片刻之間，鴻喜皮綻肉裂，血流如注。可是他一句怨言都沒有出口，只說頭可斷，教不可背。

八月十三日，兩夫婦和次，三、四、三子聯合同村教徒一百三十五人，在聖堂唱經，就這樣的，爲天主被人完全殺掉。他們的殉教經過，教區調查已經完畢，將來也有列品的可能。」

博第的個性，自幼便是莊重、少說話、重實際、不好苟且，加以熱心的父母們的教導，聖召早就根植。

一八九三年秋季，小修道院由乞(土旁)寮溝遷到洞兒溝，擴充修院，添召修生。博第就在這個當兒進了小修院，接受方濟各會的初學師武神父的教育。

一八九五年秋，博第纔十四歲，就畢業，升入太原府大修院去求上進。當時他的才學積分，只是上中；品行的積分，却是上上。而且舉動言詞，都很老成。同學們都替他起了

個「老漢」的綽號。

在修院裡，守規矩、服從命令、和氣、虔誠，都要數他第一。他特別孝愛聖母。修院的飯廳正面，供有無原罪聖母的像，每瞻禮七晚飯後，便由三四個年幼的修生去點上蠟燭，跟大家一起唱「吁瑪利亞，您是至潔的」[*Tota pulchra es, Maria*]。博第也是點蠟燭的幼年生之一。他看這個差使做非常榮幸的事。

一八九七年夏，他領受了剪髮禮。同年十一月二日，他跟了富格辣院長，向義國多理諾城，參加萬國展覽會去。

萬國展覽會閉幕後，跟富院長周遊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等國，去替山西省的北圻教區募捐。博第因為當時不但能操拉丁話，也略曉得英法義國的語言，加以他的言行舉止、虔敬之德，到處給外人留下好印象。

一八九九年回到太原府來，繼續他底學業。上司看重他，雖然他的年紀和學級都不是至高；却委任他做修生的領袖。他也想進方濟各會，更進一步去跟隨方濟各聖人，可惜教難却阻止了他這志願。

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早晨，他本來已經得了守卒的准許，回修院去取些應用的東西，幸而出門的當兒，想及會有失去殉教機會的危險，便立即折回獄裡去。

升天的那一天，他只有十八歲。

張 煥

張煥，山西省陽曲縣西郊南社村人，洗名叫若望，乳名叫根仔。父親天俊，洗名西滿；母親武氏，洗名加辣，是太原縣洞兒溝人。都是熱心的老教徒。

張煥三歲時，就懂得而且愛唸經，家人外出，過時不歸，煥兒就曉得跪在聖母像前唸聖母經。起初家人以為他在玩耍。後來經過母親的查問，才明白他是在求天主聖母保佑家人。他所愛玩的，平素都是模仿神父做彌撒，做聖體降福，唱經，行各種堂中的禮節等，從這點可以看到他的熱心。

一八九六年陰歷正月間，煥兒才只十三歲，就偕同村的白若瑟，入洞兒溝的小修道院，開始他的修道生涯。在杜文都辣院長，范神父 (P. F. Sacconi) 和高永康先生教導之下，德學孜孜上進。一八九七年秋，結束了小修院的學業，和王銳，張志和二烈士到太原府大修院去續求上進。

他特別顯著的德行，要算良善、和氣、斯文。總沒有聽到他說賭氣話，總沒有見過他自誇，和人拌嘴，只是虛懷若谷，循規蹈矩，一片斯文。

據說二十八日早，他也越過了出城門的難關，只因他愛和主教們一起殉難，所以出而

復入。此後再不伺機私逃，只一心求天主加增力量。

去世的那天，年紀不過十八歲零四日。

張志和

張志和，山西省臨縣善慶峪村人。修生家庭之中，奉教年數最淺的，要算志和一家。他一家的奉教只在他的父母那一代。但信仰的誠篤，守十誡的完全的方面，他的父母也不示弱。這家的子孫，幾乎全是替教會服務的。好樹結佳果，這些好菓子便是他們「好」的證據。

十六歲那一年，孫嘉俾額爾神父保送他進洞兒溝小修院。他的才學雖然是中中，可是他抱定「人一己百」的恒心。因此只過了二年，就和王銳，張煥兩位一起升入大修院。

他底過人的長處，是溫和誠實，表裏一色；守規盡職，出自自然，臨深履薄，行所當行。

二十八日那天，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修院。

七月九日午後，他正和其他的修生們「成三下方」（玩耍的名目），突然被兵匪們一併拿住，跟主教們一起殉難，升了天堂。那時年紀只有二十歲。

王 銳

大家也許會感覺到，世界上各老公教國，並沒有缺乏過幼年的聖人，而我們中國，自從傳入公教以來，至少也有七世紀的歷史了，竟沒有一個，豈不羞煞人？！真的沒有一個麼，決不會的。不過，只是沒有一個經公教會正式列入聖人品中，公然受人尊敬吧。

請大家感謝天主吧！現在，破天荒了！因為這位王銳，就是一位幼童，而且是一位修道生哩！

王銳在修生中，也是有數的最年輕修士，他是山西文水縣新立村人。這村的名字雖然是新立的，實在已經有了四百多年的歷史，出過了許多位神父。

王銳的父親叫大興，洗名叫若瑟，是頂熱心的教徒，當了該村的會長多年，一九四四年纔去世。母親叫劉氏，洗名叫則濟利亞，也是頂熱心的教徒。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月十二日（陽曆二月二十六日）他們在新立村的家裡生了我們的王銳，給他的洗名叫若望，乳名叫德揚。

德揚還在嬰兒，便被人稱做小天神；他那烏溜溜的雙眼，黑白非常分明：人人都預料他將來必定是不凡之子。他的雙親，雖然好像掌上珠一般的愛護他，却不盼望他將來盛享

高官富貴，而盼望他將來能够發揚天主的光榮。德揚剛開始學說話，父母就教他習誦早晚課，告訴他在天只有一個天主，人只有一個靈魂，將來人的靈魂肉身，都要受天主的賞罰。一八九五年，德揚和族兄王鑑一同進修院。在小修院裡，非常和氣虔敬，深得人們愛護。

一八九七年，德揚升入了太原大修院。富院長也選了他和自己一同到義國參加萬國展覽會去。未起程之先，他跟同伴們一起學義國語，富院長還專聘了我國著名的音樂家李和先生教他國樂。他倒也算聰明，學了幾個月，便已升堂入室。

十一月二日，追思已亡的彌撒後，道別過了彼此託囑祈禱後，他們就開始動身。當時大隊人馬中，共有一架窩一乘，二馬駒轎一乘，毛驢一頭，駝驛三四十頭，馱着到萬國展覽會參加去的珍品。據說德揚上了船，常常患海行病，暈浪嘔吐。他本是生長在高原地帶的人，這也難怪。

到了義國，參加展覽會的時候，他到處受到密擠擠的羣衆的招呼，探問。他雖然天真活潑，可是一舉一動都很端莊。來賓最喜歡的，便是聽他清音地唱聖母經。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會祖）也在多理諾遇見過他，這樣評論他說：「這深得人們歡迎的少平，真值得稱爲殉教的備取生。他那時不過只有十一十二歲，却已曉得弄一手好國樂。雖則他玩的音樂和我們的大有分別，亦可以顯現他底靈魂的天真的表情。」

總之，這四位參加大會的修生，在各國隨處洒給各人守規矩、虔敬的好名譽。

陳西滯烈士給王崇禮神父敘述過：「王若望們在義國的時間，每逢進堂誦經，總跪立端莊，目不邪視，合掌對心，致令歐西的老教徒們，亦驚訝非常。」

又因他的儀容端雅，天真爛漫，一片純潔的光，從面上放射出來，好像一位小天神，義人都特別愛他，贈給他的禮物比別三位更多。新聞記者和攝影師們都爭着拍他的玉照，去充實自己底資料。

回太原以後，自不用說，德揚對於學業德行，是更加熱心。

六月廿八日，據已故劉若翰神父述說：他實在已勸過德揚等逃避，只是，他們回答「甘願爲天主捨棄生命。」

他底純潔和英勇，借着殉難前幾分鐘見過他們的一位國籍神父的敘述，可以明顯地表明；他說：「幽禁中的修生們，沒有一點兒惶恐，仍然好像一向地快樂玩耍。雷神父喚住他，他笑嘻嘻的反問雷神父：「請問神父爲什麼要禁止我們耍耍？……殺掉我們，不是便到天堂去麼？……我可以告訴大人，這是我們更應歡欣的理由。」

他就這樣的由嬉戲而被拘押到刑場去，這樣的登了天堂。

他才只十五歲又四個月十三天。多年輕！

第五章

△太原府遭難的九位家人▽

七月九日殉難烈士烈女中，有主教，司鐸，修女，修生們的代表，也該少不了一隊教理教師，修院，孤兒院，主教堂底當雜務的家人。

我給你們敘述的有九個。這些都還是虔誠的教徒。

只因爲傳教士拋棄一己的身家性命，遠渡重洋來宣佈天主的信仰，所以世人也極度的敬重這一羣。亦有人爲了敬重他們的信仰而甘願和他們共甘苦，拋性命。例如方濟各·沙勿略聖人流落到上川島，有誰安慰他呢？不就是一位我國國籍的僕人。

山西省殉難的傭人的生平，實在沒有什麼「大事」值得紀載。他們之所以受稱爲「聖」，只因爲他們以他們的熱血，聖化了他們底平凡的教友生活。

這隊烈士的首領叫：

申計和

申計和洗名叫多默，是潞安府壺關縣安口村人。生於一八五二年。父親叫做補牛，洗名保祿；母親郭氏，洗名瑪利亞。

少年時代起，他已經非常熱心，好像小多俾亞一樣，自從青春時代，便已獻自己給天主。他最愛在聖堂唸經和領聖事。他也在富神父當任的時候進了方濟各會第三會。

二十四歲，跟張保祿神父當隨從，張保祿神父到洞兒溝去任當家，他也跟着去。數年後，因病回家。

一八九〇年到太原去幫艾主教，十年來且夕不離，伺候主教以外，還兼管祭器聖物。烈士終身未娶家室，性鯁直，少言語，性情十分相似多默聖人。

他和艾主教性情十分相得，做起事來，兩人好像只有一個身。一同傳教，一同工作，一同殉難，一同在天堂上繼續他們一向的交情。

陳西滿

陳西滿，這光榮的殉教烈士中的第二位，當過富主教的家人三十年。他是老而且熱誠

的陳若瑟來榮和李安多尼亞的次子。這一家，世世代代沒有少了爲聖教會服務的人。到今日，眞福家還有一位在洪洞教區服務的神父，和在太原的一位大修生。

西滿童年時代進過太原修道院，因病輟學；到底沒有還過俗。進了方濟各第三會以後，矢志守貞，一生跟隨富主教。

一八九七年到義國去，一路服侍主教和修生，當瑣碎事務的管帳先生。出入端正熱心。今日歐洲的幾座招待過他們的修院的老修士還沒有忘記過這個出凡的傭人，

升天的那年，西滿只不過四十六歲。

武安邦

武安邦，太原縣西柳林庄村人，洗名叫做伯多祿，也是個試登過祭台做司鐸的人物。他在太原修道院攻讀過數年，入過方濟各會第三會，經過上司的審察後，肯定地決斷說天主沒有意思要他做神父，所以退出了修院，到底定過志向一生守貞。艾主教認識這少年爲人的老實和愛求學的心，所以收他在總堂裡，叫他管理主教和神父們的飯廳，做雷體仁神父的隨人。此外，到義學去讀中國書，受業在趙五峯，李錦的門下。

他沒有辜負艾主教的期望，努力攻讀。進步很快。攷試的當兒，只因父見背，母再

醜，無兄無弟，所以雖然八股文經已完篇，仍然沒有赴考，沒有考得秀才，得到青一衿。

他幫助艾主教出的力很大，主教出的告示，諭單，年月的聖月，都是主教派他在大堂朗誦講解的。

可以效法他的是他底虛懷若谷，能忍能謙的態度。

他的著作有聖心月袖珍，和一些詩，都保存在太原府裡。

教難開始的那天的早飯後，他奉艾主教的命令，和德神父的跟隨人成若翰往長溝村去送銀給避難在那裡的神父。在大東門被旗兵識破，奪去銀兩，命令背教。因為他們不依，所以兵卒們把他倆綑縛起來，背手吊在樑上，肆口謾罵。至晚，守兵向他們說：「倘你們以後不再伺候洋人，我即釋放你們。」兩人互相研究過這話以後，認為不伺候洋人不是背教，所以應允了。

回到主教府後，便不再離開主教，和艾主教一同升天。享年四十歲。

張 榮

張榮，是第四個幸運兒，去世的時候，他有六十二歲。

他是個平凡的農夫，好像大中國的大地上無數的農人一樣，光榮他的只有寧死不肯背

教的英烈作風。

他是陽曲縣北鄉棋子山人。他的父親是個啞子。他的母親楊氏是陽興溝人。

張榮自幼性情就是十分善良，常常笑口迷迷。結婚以後，生了一個女兒。女兒長大以後，嫁了給長溝的田萬成。妻死以後，他不再娶。那時他已經有了五十二歲。他去太原府總堂服務。他的職責是看守孤兒院的大門。雖說是守門，門却用不着他守，真正的守門人，還是女孤兒院的老婦，他每天所做的工作，只是替保赤會買些東西，和做傳達。

看門這職責本來很難令人耐煩下去。張榮却做了十多年，沒有更換過，他看這職責做服侍天主的好方法，所以很得主教的看重。見過張榮的人大概都說張榮雖然不殉教，也像一位活聖人。

他進了方濟各第三會，終日大半功夫，都用在唸經祈禱上，那時候普通教友不輕易入第三會，入會的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年人。他每主日中，除了守瞻禮六和瞻禮七兩日的小齋外，瞻禮四也守小齋。每年除了守公共的四旬嚴齋外，更守聖誕前四主日的大小齋。此外每日又全唸花冠經，玫瑰經，七十三串經。

教難爆發後，他的女婿田萬成備了毛驢入城，想接他到長溝去躲避，只因張榮不肯，所以留下了，末了和主教一同殉難。那時他的年紀有六十二歲。

馮 德

馮德洗名叫瑪弟亞，是晉北朔縣小壩石村人。和他付洗禮的是一個殉教的神父張若瑟，付堅振與他的是殉教的主教艾士傑。光緒十八年，晉北遭了荒年，生計困難，艾主教可憐他家境太貧，叫他在總堂當夜巡。馮德從此殷勤盡職，三四年之久始終如一。教難發作後，仍不離主教，末了，也和主教一同殉難，當時只有四十五歲，他也是方濟各第三會的會友，看「升天堂多容易，只要一生殷勤盡職，天主就肯賜給他升天堂。涼涼的一刀，多痛快！」

閻 國 棟

調查團的記錄評說：「閻國棟是一個樸實的人。」他一生務農，當佃戶。是山西省陽曲縣西澗河村人，洗名叫雅各伯，乳名叫萬子，他的體格粗笨，人都稱他做「古董」。父親叫閻四德，洗名也叫瑪弟亞；母親杜氏，洗名叫瑪利亞。生二子，國棟是長子。

他進了太原總堂以後做的是幫廚務。他做飯的藝術並不精良，不過他底耐勞的精神却

難得，担水，搬炭，喂狗，拴狗，放狗，送飯，樣樣他都做。所以很得別人的敬重，稱他做「老大哥」。

有一件趣事值得提及的。王崇禮神父記載說：「某年聖誕瞻禮，他連聽彌撒兩台，連領兩次聖體；事後人問他爲什麼領兩次聖體？他從容答說：「今日是大瞻禮，神父還做彌撒三台，三次領聖體！」他此次雖不合規矩，但敢保耶穌必定不見怪他，會笑着加倍賞給他哩！」

從這點可以知道他底虔誠。諒來是因爲他一生熱心盡職，滿了天主聖心底意，賞賜給他殉教的光榮。

七月九日的「兄弟宴」就是他一手包辦的。三小時以後，這位副廚司就手執勝枝，赴天堂的筵席去。那時他有四十五歲。

張板牛

板牛本來是他的綽號。不過，真名已給人忘記了。

年中他大半在堂中打雜活，教難發生的時候，幫助主教神父的人大都逃走了，但他却甘心負擔起一切工作，和主教們一同殉難。

殉難以後數天，他的兒子畏首畏尾到堂裡去拜苦路，他顯現出來，勸兒子恒心，五天以後，他的兒子也殉難了。

聖教會調查團記載說：『他是好的、率直的、模範的孝愛天主的教徒。』

他生在陽曲縣東北鄉土嶺村，父親叫做張玉科，母親姓吉氏。享年五十一歲。

王 二 滿

凱旋軍旅的末後第二位，是最年幼的王二滿。年輕的時候他已進了孤兒院服務，有時印書，有時管神父飯廳，最後相幫武神父。

調查團記錄上這樣說：『王伯多祿的心地很好，謹守天主的誠律，先在一八九七年跟了史伯多祿神父到晉西去傳教，到過山西，次年，回太原，替修生們弄飯。修院解散後，他仍留居，在官府前勇敢她表示一己的信仰，享年六十三歲。

他是太原縣古城營村人，一個勇敢教徒的模範。洗名叫做伯多祿。

趙全信

殉教烈士的殿後者叫趙全信。調查團記錄冊上寫說：「他是和善、爽直的人，一生貧寒勞碌，裝飾着道德的裝飾。」

他原籍是太原縣西柳林庄，父親叫做德盛，洗名叫安多尼；母親賈氏，太原縣西姚村人，洗名叫馬爾大，是一位虔心的家主母，肯盡心教育他的全信。全信當兵數年，沒有染上什麼毛病，全得力於她的教育。

末後全信移居太原，住在東二道巷，成了家，生了兩子。他的妻子現在還在汾陽保赤會。長子已故，次子遭過拳匪刀斫未死，至今仍在太原。

他總未在總堂裡正式辦過事，只是和人打工作活。

主教和神父們被拘禁進豬頭巷鐵路公所以後，他日間自動到公所去伺候主教，做各種隨時命令的瑣事。七月八日早晨離別母親的時候，他哭着說「明天不會再回家」。而且說「要是主教神父們要死，我也要和他們一道兒去的」。

「要是你死，誰照料你底小兒？」年老的母親插嘴道。

「天主？」全信指着天說。

祈禱了一整夜以後，天亮了，照常往鐵路公所去，就這樣地一同被拉到刑場去。兵士們勸他說：『說句背教的話吧，可以免你一死！』他反大聲高呼：『我是教友！』於是作了刀下的犧牲品。

數年後，殉教者的母親肯定地、剛毅地說，她總沒有爲她底殉教的兒子哭過，而且，天主的照顧，依全信的預言，總沒有缺少過。好一個眞公教徒母親的模範啊！她眞堪作殉教者的母親！

愛天主的人，處處有，處處相同，這太原府的殉教者們給了我們一個多確實的證據！

第六章

△ 湖南省教難 ▽

接着山西省的脚跟，湖南那邊，也發動了教難。

一九〇〇年初，范主教已經記載過，「中國的一切不大好，人人都提心吊胆，早晚都担着會發動大叛變」。

殉教者並沒有料差過。

教難的詳細經過，編者只根據會倫佐神父和任德高神父兩者的敘述。

下邊是會神父所寫的話：

「光緒廿六年六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府委經廳江志清先生領了大隊人馬，正當夜裡子時的時光，到黃沙灣主教府來。我和任德高神父到客廳去迎接他。剛寒暄了幾句，他就叫我領他進密室去說幾句重要的話。我們就領他走進主教大人的辦事處。他說：「剛才民衆起事，衝進基督教堂，大肆擾亂。衡陽的知府乘轎前往彈壓，轎給民衆打壞。連人也受了傷。因此大人叫我替他來請主教大人趕快收拾重要的細軟的東西，動身他去，一切產業傢私，交他保管。」

他頓了一頓，把聲浪放得更低，說：「一切官吏都已接到皇上的密旨，要剿滅洋人和洋教。山東那邊，已經明令執行，我和大人因為和主教神父往來得密，才先行通知您。」

我聽了他的話，心裡很害怕，一時不曉得怎樣做。定了一會神，我纔回答說：「江先生！您所說的事我是不容易做得來。現在是半夜，主教大人又不在，我怎樣能够立刻決定怎樣做。請先生代求知府大人暫時不要宣佈御旨，免得百姓起來鬧翻。到了明天，我們自然會打個好主意。」

他表示同意，動身辭別了。

他剛好動身了，我就告訴任神父：「照小弟愚見，這代表的話會實現。請您立刻派人把這一切都告訴主教知道。」

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做過彌撒，進城打探消息。有些人聽了我的話，笑我太膽小。我說基督教堂已被搗燬，他們更大笑說：「很太平，並無其事」。只有一個少年誠實地告訴我：「基督教堂真個被燒去了，恐怕天主教堂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急忙回府去告訴副主教任神父；那時已是九點鐘。他叫我立刻到衙門去，求知府派兵保護。到了知府衙門，我塞了一塊錢去打動傳達說：「昨夜多蒙知縣大人打發一位代表關照，通知給我們一個凶訊；今天因為主教還未回來，副主教教我來代表調

見大人。」

傳達答道：「大人身體欠佳，不能見客。」我想「欠佳」不過是推辭的話，便說：「我所要商量的事，關係團體的安全，非常重要，請開點恩。」他就進去。很久以後，他纔出來，堅決地說明知縣大人再不能保護我們；再說：「山東那邊，義和團已經跟洋人開戰，節節勝利。皇上已下了鼓勵各省作戰或助戰的御旨。所以保護的話是白說的，昨夜的通知不過是普通禮貌上的事情吧了。」

再又遞過一張紙來給我，我看：就是皇上的御旨。因為很長。我不能逐一記着。」

會神父所忘掉的，我們現在却可以從民國十二年山東省獻縣所出版的天主教傳行中國

考（耶穌會齋司鐸著）裡，找到這全篇不缺的上諭：

「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弊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中非無善良之徒，祇因惑於邪說，又恃教士爲護符，以致種種非爲，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不可解之仇。現朝廷招撫義和拳民，各以忠義相勉，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真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着各省督撫通飭各地方官，徧行曉諭。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安定章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既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卽一律

驅遣回國（驅遣作殺戮講），免致勾留生事，仍於沿途設法保護爲要（實全未見有實行過）。該督撫等當體察各地方情形，速爲籌辦，勿稍疏忽，特此通諭。知之。欽此。」

按右諭所說，「教民恃教士爲護符，遂結成民教不可解之仇」，這數語，是向來社會普通的論調。但實際上，却不公道。實在的事，不過是這樣：「有的人聽過道理以後，心裡信服，就自願奉教。奉了教，自然就守教會的教律，不再拜其他的神，行其他的拜禮。國家法律也沒有禁止過，所以自然是正大的行爲。可是，隣里親族方面看來，就不說他是做得對了。他們往往待教友好像仇敵，說他奉洋教，不和他共居，共飲食，有的甚至凌辱他，不讓他安居度日。有喪事了，迫他去祭屍執旛，修廟迎神了，令他隨衆攤錢。奉教的人當然不服從，於是便拳足交加，諸般侮辱。他沒法，便去告訴傳教士，傳教士就替他告官，官自然依法懲治罪民。於是民衆便說教士欺壓平民了」。

我們再繼續翻開會神父的接連上文的記錄吧：

「我對傳達說：『叫洋人逃走，還是易事，不過那些無父無母的孤兒孤女，大大小小足有二百，怎樣去疏散處置？』」

我還在說着話，門外忽地裡傳來一陣急鼓。傳達說：「衡陽知府。來和知縣大人商議了。」又說：「且待一會兒，讓我聽聽他們的計劃。」

在這寂寞的當兒，任德高神父那邊，接二連三的有人告訴我：「黃沙灣天主堂已經給百姓圍得水泄不通」，叫我快回去。

我匆忙的向那邊走，半路上有人告訴我：「天主堂已經着了火」，於是我走進一間教友的家裡，求他准我登上屋頂。在屋頂上，我看見天主堂，孤兒院，主教府，育嬰堂那邊，黑烟衝天，火星四冒。聽說任神父不知逃到那裡去；董神父被打個遍體鱗傷，捲在火水洋毯裡活活燒死了。此後的事我不大清楚，因為陰歷六月十一日那天，我便趁船到漢口去了。」

曾神父不大清楚的事，我們却從任神父寫給漢口領事的報告可以詳細明白。

任神父寫說：「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半夜裡，范主教住在離衡州府有兩日路程的鄉村那邊。知縣的代表到黃沙灣來告訴我，基督教堂已經給百姓們搗壞，天主堂，孤兒院也快會受到波及。

果然，七月四日正午，我們的住處忽然聚來了大群民衆。大聲呼殺，肆意搶掠。兩個國籍神父，因為人們不易認識，很早就脫了險，我和董哲西兩個，僅僅有可以登到上層房子躲着的餘地。我們躲了大約有兩個時辰，聽着外邊連篇的高呼着「打倒洋人」的口號。

忽然一聲高呼：「他們在這裡」！接着門被撞開，玻璃全被打碎，大群民衆衝進

來。只不曉得，他們見了我倆，爲什麼都怔了怔。我和董神父，趁了這機會，從人群中擠下樓梯去，經過天井，走到大門門限。一路過處，拳頭如雨，到了天井，更吃了不少大石塊。我受了幾次石擊，就仆倒地上，大家都以爲我斷了氣。有幾個勇敢的教友，冒着生命危險，拉了我出去，送到離城有十五公里的鄉村調養我。

好天主給董神父佈置的却大不相同。他衝到梯下，見前門有人守住，就回轉一室，想打窗門走。不料窗門正鎖個緊，迫着又要向大門走，於是被百姓揪住，用長矛和棍棒亂打。打得遍體鱗傷以後，給民衆拉到碼頭附近，用毛毯蘸火油包起燒死了。』當時有位女教友，叫李加大肋納的也在場。她說：『董神父在騷亂中，還回過聖堂去領聖體，免得聖體被褻瀆，因此給百姓擒住，壯烈地犧牲了。』

任神父繼續寫道：

「殺掉傳教士以後，百姓縱火燒教堂，孤兒院，和附近教友們的家。野蠻的暴徒們縱火以前，准過那二百餘孤女們先行退出，不過，她們以後的境遇更慘。

仇教的運動就由衡陽市蔓延開去，不出數日，全教區的天主堂。孤兒院和各種慈善事業完全被摧燬了。教徒自然也不能安居，府城內外，天天有告示命令教徒背教。

在這悽慘的環境下，我再住了一個多月。以後，爲了絕對不能活動，我在那裡，只是有損無益，所以離開湖南到漢口去。八月一日，我到了漢口，碰着幾位同會的

會士，知道別的歐籍傳教士，多謝天主，已平安地到了香港。

在這期間，只有六位國籍司鐸，能够盡他們的智力，不給人發覺，繼續踐行他們的使命，到拳亂的結束。」

★

★

★

范主教離開衡陽兩個多月的時光，是到了耒陽縣杉木橋的地方去巡視重建聖堂工程。七月初，耒陽知縣派人送給他一封信，通知城裡的一切。他恰巧有事未能清理。未暇處置。接着，七月五日來了任神父的使者，告訴他一切，又提及基督教堂被燒燬了的事。

主教仰天長嘆說：「*Non nostra, sed tua Voluntas fiat!* 不要實行我的，但願順行您底旨意。」接着又說了句成語：「他們吃過早膳，我們快要喫晚飯。」吩咐了傳教士先準備艇兒，八日動身回衡陽去。因為消息越來越壞，他又吩咐預備兩乘轎，和安守仁神父一起在六日早上動身。

動身前，他囑咐了工人停止建築聖堂。

主教大人邊行邊哭，安神父却非常鎮靜。

主教大人哭，是哭在黃沙灣殉難的教士。他意料是任德高神父，料不到却是董神父。

有四位教友跟主教一起動身。

到了河邊，主教和安神父登了一艘小舟，又叫了另一艘載行李。

經過烟州（安神父所管轄的堂口），安神父登岸到小堂去取些應用的東西。教友們見他來，都不放他走。

安神父謝過了他們的好意，立刻回船去，有幾位教友跟他走。到了船上，他們又求主教大人不要回衡州去。主教推辭說「盡責任的心叫自己該回去保護自己的子民，特別是可憐無靠的孤女」。

「眼見沒法改變主教的剛毅的意志了，我們便求他至少留下安神父！」一位當時在場的証人道。但主教不肯，說：「不可，若要死，一道兒死。」安神父也表示同意。船又動身了，主教照常和僕人們親密地閒談着。他說：「有什麼要害怕呢。天堂上早已準備好了給殉教者的酬報：向上看吧，光榮在望！」

他們在離衡州二十五公里左右的一個地方，便泊岸去過宿。這晚剛過，主教就叫兩位教友（年輕輕的）上岸去，然後叫了另二位教友（自己的，和安神父的侍從）上艇，繼續順流而下。

新上船的教友告訴主教：「教堂被燬，孤女們被迫解散，任德高神父到了北鄉去避難，董神父已經燒死」。主教傷心地痛哭了一

安神父也伏倒床上痛哭了。范主教勉力止住了哭，壯壯了胆，叫人倒一杯咖啡給安神父，又叫安神父用巾包起額來，免得給人看出。又問：「任神父可有危險。」聽說沒有，他道：「還算好！」

★

★

★

艇抵衡陽，已經是七日正午。主教巡行教友居處，目睹殘垣斷壁，倒塌了的聖心大堂，主教堂和孤兒院。他輕嘆：「可憐的教友呀！你們受的苦多大！」

又向衆人說：「求官保護是白費的，太遲了！最好立刻下長沙去，和他的上司交涉！」

他徵求各人同意，又叫自己的僕人到銀行去取錢做船費。安神父在船上默賭岸上的一切，不斷咽着酸淚。

艇兒到了關口，查關員見船裡坐的是主教和神父，便喝令「速去」。幾個孩子見了，却高聲嚷：「裡面有洋人！」

艇兒隨着孩子的口，四面八方雲集過來，迫主教坐的艇兒泊向東岸。有的人，比較斗胆，撲撲的跳到行李船上動手搶掠。主教看見情勢不好，脫了牧指做艇費，借臨近的一艘小艇登了岸。他準備和衆人施禮，要平息衆怒，那料背後一車棍飛來，他立刻暈倒在地。

安神父登陸，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他的傷不大重，又再站起身。一個人嚷說：「放過他，他不是洋人，是寧波客商。」

百姓的注意力於是轉向主教，無數的石塊棍子也集中着襲擊主教。主教頻頻呼着：「耶穌，瑪利亞。」可是安神父也叫着：「耶穌，瑪利亞」，人們便再給他吃了五六下打擊，他躺在地上，暈過去了。

甦醒以後，他想舉手作聖號，可是沒有力了。他轉面看見奄奄一息的主教，就朝着他。主教舉手祝福了他，他就去世了。有人看見主教未死，拿過一條尖竹來，插進他的後邊去。殉教者顫了一顫，伸手拔出竹來；另一個隨手再取過竹來，盡力再插進去直至肋旁。主教於是帶着那根竹長逝了。主教受的極刑，由午前八時至午後二時，過程極爲慘酷。可信的證人告訴我們說，他看見當時天地昏黑，殉教者身上，有兩位天神出來，向天飛去。有幾個外教人還嘆說：「這些外國人真是好人。」

殉教者的屍體被投到河內，其後由幾個楊林廟僧把屍體拾起來，燒成灰燼，再拋散在河裡。

主教年紀五十八歲，在中國傳教三十三年。安神父年紀三十一歲。在中國傳教四年。中華和普世的公教信友，現在都極敬仰這些爲道捨生的烈士。諒想天主早已賞賜給他們以寶貴無比的天堂。

第七章

△ 湖南省殉教烈士傳略 ▽

一 范懷德 (湖南省主教兼監牧，一九〇〇年七月七日殉難於衡州府)

(IL. BPO. ANTONINO FANTOSARI, O. F. M.
Vescovo, Vicario Apostolico.)

范懷德主教與五傷方濟各原來是同鄉。安布尼亞省，真是個幸福的領土，因為已經產生了許多個著名的聖人。

范懷德生於一八四二年十月十六日，父親叫做多明我，母親叫做瑪利亞。蒙巴第辣，他們替他取了個安多尼諾的聖名。范主教少年時，身子很弱，胆子甚小。但這正適合揀選弱小人去壓倒壯實人的天主所愛的資格，

他的雙親送過他到方濟各修院裡去讀書，他的聖召也就是在那裡面長大。統一義土的軍隊迫着他當兵，他不滿意，於是避進教皇領土去，繼續他的學業。升神父那天，按照當時的風俗，他該當要有一位貴族做他的代父，可幸，當代教宗良十三世的兄弟就當了他的代父。

一八六七年十月，安多尼諾就遠離羅馬到我國來。他的同侶就是雷體仁神父。他的傳教區域是湖北省老河口一帶。他愛把這塊地帶叫做「我底可愛的故鄉」。

★

★

★

范主教是個會計劃會做事的傳教士。起初，我國人總抱着外國傳教士是中國的害蟲的觀念。因他底德風，末了，不但大得人心，還感化了許多人奉了教，做虔誠的教友，良好的國民。今日的傳教士，都承認說，聖教會今日在湖北的光榮，是他掙來的。還有一個和他同時的主教讚揚他說：「老河口當時本來只有很少而且都是冷淡的教友居住，賴着安多尼諾主教的努力工作，現在熱烈的情緒擴張了，已經有了一座壯麗的主教座堂，可以容得下一千多教友安靜地祈禱天主。茶園溝的主教大堂也是由他一手落成的。他的任務是代牧，監牧。」

羅瑪宗座注意到他底二十年來孜孜不倦的工作，一八九二年叫他去當湖南省的代牧。湖南省撫台很歡迎他。不過湖北省的教友却不捨得他。到了茶園溝，給三百多名教友攔着路，要他照允不久以後再回來。老河口那邊，也是一樣，依依不捨地送他到船上。好一個再世的聖保祿宗徒！好一班現代的格林多教友。

★

★

★

范神父到衡州那天，正是聖母無原罪瞻禮。

湖南省傳教的工作很棘手，排外的風潮很盛。八年以來的工作，只使他不斷回憶湖北老河口那邊教友愛護的熱誠。

爲天主所愛的人，往往要受許多鍛鍊，使他「不爲人而愛人，但爲天主而愛人」。
范主教有着中等身材，很結實。只因老河口的工作太苦，削弱了他底少壯魄力了。
他的相貌就儼然一個宗徒，密密的長髯，活潑天真的目光，令人見了不能不動心。

二 安守仁神父 (EL. PTO. GIUSEPPE GAMBARO, O. F. M.)

湖南省的第二位殉教者安守仁神父，生在北義大利諾瓦拉城。父親叫做巴濟斐各，母親叫做方濟各·博佐羅，都是熱誠的信友。他是在一八六九年八月七日出世，就在當天領過洗，洗名叫做伯爾納鐸。

父母非常注意這孩子心身的教育。七歲的伯爾納鐸，已經很愛進聖堂，穿着黑長袍，白短衣去輔聖堂裡的禮節。本堂神父見他這樣熱誠，破格地在他八歲上准他領聖體。

一次黃昏時分，退省神工以後，伯爾納鐸覺得有修道的聖召。他克勝過了血肉的阻擋，便進了聖方濟各修會，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進初學院，換名若瑟·瑪利亞。結束了見習年限，到伏基利亞城恩寵之母修院去繼續完成他的學業。

因為他德學俱優，晉鐸以前已經當了同窗的「管理先生」的職份。升神父後，直到一八九六年，一向担任阿納華素城的修院院長。

到中國來的時候，起初他也當過小修院院長。在修院裡，師生情感甚篤，以致主教大人不時也甘願到修院來嘗嘗家庭風味，體養傳教的辛勞。

三年以後，他又歡天喜地的到常寧縣屬的烟州教區去，該地的教友們聽說這位熱心的

神父來了，無不極表歡迎。時爲一九〇〇年。

其後監牧叫他到耒陽，又到杉木橋去。

衡州府的民衆就在這時間開始作亂，摧毀公教的事業。負責任的呼聲招了范主教和安神父從速趕到衡陽，同時在河濱殉難。

★

★

★

這彼蒙省的亞爾卑斯山鮮花，就這樣地移植到天堂。他富有着當地人士的民族性：豪爽、有毅力、無畏；要做事，便做到底。

寫他的傳記的人說：

「從少年的時代起，他的德操已成熟，博愛慈和，和衆人都要好。他被教外人士慘殺以後，許多人很傷心，不過却曉得天主給他的賞報，他得殉教的福分真是值得。」

殉教者們的上司范主教也這樣證明：

「他的個性活潑、坦白、樂觀，恆毅，即使在所負的使命上要他難過，他也毫不難迅速地去從命；有時會有少許懷恨，不過很快便給他解散，繼續他一向的樂觀性，他非常孝敬天主，言行舉止可愛可範。」

殉教烈士的身材雖然不算中等，可是很壯實，耐勞苦。范主教對他特別的表示尊敬和愛慕。

今天，聖教會也特別表彰他和主教大人的光榮。

三 董哲西神父 (IL BEATO GIACOMANTONIO CESIDIO, O. F. M.)

這位殉教烈士生在一八七三年八月三十日，於義大利中部的伏薩城。就在那天，他領過洗，取名叫安琪兒。

寫烈士傳記的作者告訴我們說，這小孩子很早就愛到離故鄉一公里多的方濟各修院的聖堂去唸經，很早就向慕着修道的生活。

在這背景工作下，小安琪兒終於站到雙親面前，尊敬地，却又肯定地求他們准自己進修院修道去。進會以後，就改名則斯弟奧。

他開始修道，就開始傳教。到中國來以後，改名叫董哲西。

★

★

★

他在我國傳教的時候不很長。教難已經由山東開始，續漸擴大。他寫信告訴他的親友說：

「新聞紙大概已經告訴你們中國有教難，實在是。昨天我恰巧接到我底會友寄來的一封信（那會友是在中國傳過了一年教，和我在羅馬一同攻讀過的），信裡說：

「我的區域裡從五月至今日以來，常常動蕩着；他們燒燬教堂，摧燬住所和殺死傳教士，無數教友都已殉教升天了。——這樣的事處處都有，我們教區裡，多謝天主，至今還享太平。不過這太平不可以依靠。因為這裡的教外人很易作亂，不守法律，不怕天主。只要一個人說：「殺」——會兒可以聚起成千萬。所以該常常準備死，順從天主的聖意。請你們爲我們祈禱，爲這些可憐的人祈禱；同時也不要忘記你們自己：你們要完全守好天主十誡，行善避惡；愛和平，多進聖堂，多領聖事，首先要做個好教友。我們都要使自己成聖，使我們將來可以一起在天堂上永遠唱亞肋路亞。」

這信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四日，殉教烈士親手寫下的。無異這成了他的遺囑。他在黃沙居住的時間不長（不够一年），不過他底祈禱和活動的努力，却賺得了爲信仰而殉難的恩典。

他的身材中帶，面色有些黑而且長，唇很厚，鬚和髮一樣黑，眼大而活潑有精神，和人易商量，常常帶着微笑。

在這外表態度的陰護下，聖寵使他底超性的生活豐富了許多，其中特別的是愛天主和聖母，耐勞苦，翕合天主聖意，愛靈魂，愛和睦，願爲信仰殉難。

他殉難的當兒，還未滿二十八歲。

第八章

善 惡

山西烈士的遺骸，曝露在太原撫台衙門的西轅門外，到很晚，才扔在大南門示衆。給野狗鳥兒飽餐了三日以後，撫台怕惹瘟疫，叫作作把他們扔到城外郊野，跟對待兇犯的骸骨沒有分別。

湖南烈士的遺骸就如前所說，已燒化成灰，不能復得了。

這場「拳亂」，引來了八國聯軍，直隸總督不自量力，統「拳匪」與聯軍接戰，不料接連慘敗，慚愧之餘，退至蔡村服毒自盡。李秉衡亦率拳匪三千，執邪器在河西務與聯軍

接戰；「法術」不靈。曳兵而走，失意之餘，奔至通州自刎死了。慈禧太后携着光緒帝后出奔宣化、太原、西安，一路下詔罪己，又派李鴻章講和。

八國聯軍兵至北京，見李鴻章來議和，便要求首先懲辦罪魁，以後再商議。於是巡撫譚賢，尚書啓秀等相繼被斬首。其他的人，重則賜令自盡，輕的充軍到邊疆去，死了的都追奪官爵。白迪知縣，也吃了重典。山西和湖南從此大享太平。

新任的總督宣告把滅教的上諭正式取銷，並且派官軍肅清拳匪。這一役，前後不過一個月，拳匪完全解散，頑固的遠竄，悔悟的受了招安，仍然變做良民。

出「仇教御旨」的是慈禧太后，出一清剿拳匪」的仍是太后。幫助攻擊洋人的是官軍，幫助清剿拳匪的仍是官軍，人情冷暖不常，反覆甚易，沒有天主在心的，多沒恒心，多可怕。

三個月之禍亂，洒了多少良民的血，毀壞了多少屋宇！

禍患總算完結了！

一九〇一年正月，新任山西總督叫了件作來，收殮烈士烈女們的骸骨，光榮地殯殮。收殮的當兒，晴空洒下了一陣白雪，總督感慨說：「這些洋人，果然是好而且有道德的人，你們看，天自己都來送葬。」

環境不同了，於是傳教士和信友們亦在九〇一年的七月九日，舉行一個隆重的追悼

禮節，追悼一切英雄烈士。

彌撒中，密密的一隊修生——他們就是那五位首先殉難的烈士們的伴侶，在那去年喝打喊殺的同一地點上，唱着甜蜜的柔和的聖歌。

皇帝重回北京之後，也重新下令，叫國民保護教民等等。也叫山西省的官員在鐵路公所，刑場和烈士們殮葬的地方，建築三個紀念牌坊，又命特別爲十二位外籍殉教烈士在太原府公教墳場建築十二個紀念碑。

牌坊和紀念碑揭幕的一天，舉行的禮儀是照我國的舊式儀式，幾天之內，鑼鼓之聲震天澈地，到處教友歡欣鼓舞，熱鬧哄哄，連教外民衆，也尊敬肅穆地來參與典禮。

湖南那面，也是一樣。拳民一檣被肅清，殉教烈士也榮獲牌坊的表彰。

各世紀來，要毀滅公教的勢力的人，總不能得過好結局。

烈士的血灌沃了大地了。這禍患只淘汰了一班不是真心奉教的教徒，巡撫們的武力，終究在這毫無反抗的宗教面前，俯首稱服。

遠離了故鄉的傳教士們，又重回教區來，繼續一向的工作。殉難的教友們的血，又賺來四五倍的新教友，這些教友，比以前的又是一樣的恒心，有毅力和熱誠。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又再遣發七位修女到太原府來，承接升天的七位的工作，孤女們又再回到她們底故居來，歡天喜地，再依附異國同心的「姑娘」們底慈母心的慰藉。

★

★

★

天主的照顧沒有離開祂底教會，風浪緊了，舟太顛簸了。神聖的掌舵者却一令發出說：「停止吧！」於是雲散，風靜，雨停。

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聖教會所受的襲擊可以說是不可勝數，可是總沒有停止過他的擴展。

一九〇〇年的山西，只有三萬教友，兩個主教區。今日，已經有八個教區，約有十萬多教友。就以太原市而論，已經有三萬八千教友（一九四七年全國教務統計），八十多名國籍司鐸，其他的慈善事業仍在不斷地擴展着。湖南方面的發展也是同樣的大。

仇教的官員只以爲一網便可以打盡公教會，湖南方面的還叫和尚把主教們的屍燒成灰燼。

是白做了！

巡撫的光榮果然也備極威風過一時，也受過了一個「福」字！可是這一切，都在三個月月中，跟慈禧太后淪亡了。

殉教烈士的光榮却萬古亘存！

DAIRY FARM



**IS NATURE'S
MOST PERFECT
FOOD**



DRINK IT DAILY—50C. 1/2 PER PINT

版出館書印幼慈

書叢說小年青新

，正純想思 富豐識常國各選精編本
，種一版出月二每。說小的味趣於饒
輯全，元一冊每售零，種三十出已現
。角五元五價特郵連，購合（冊六）

上門後街仔桔山樓三號三十五路馬新門澳

版電明光

諸	優	燈	水	網	商	凹	電	精
君	美	片	印	版	標	版	版	製
滿	保	工	電	凹	肖	五	凸	銅
意	令	作	影	凸	像	彩	墨	鋅

牌老年百

A. S. WATSON & CO., LTD.

氏 臣 屈

房 藥 大

品 藥 球 環 辦 統

品 出 良 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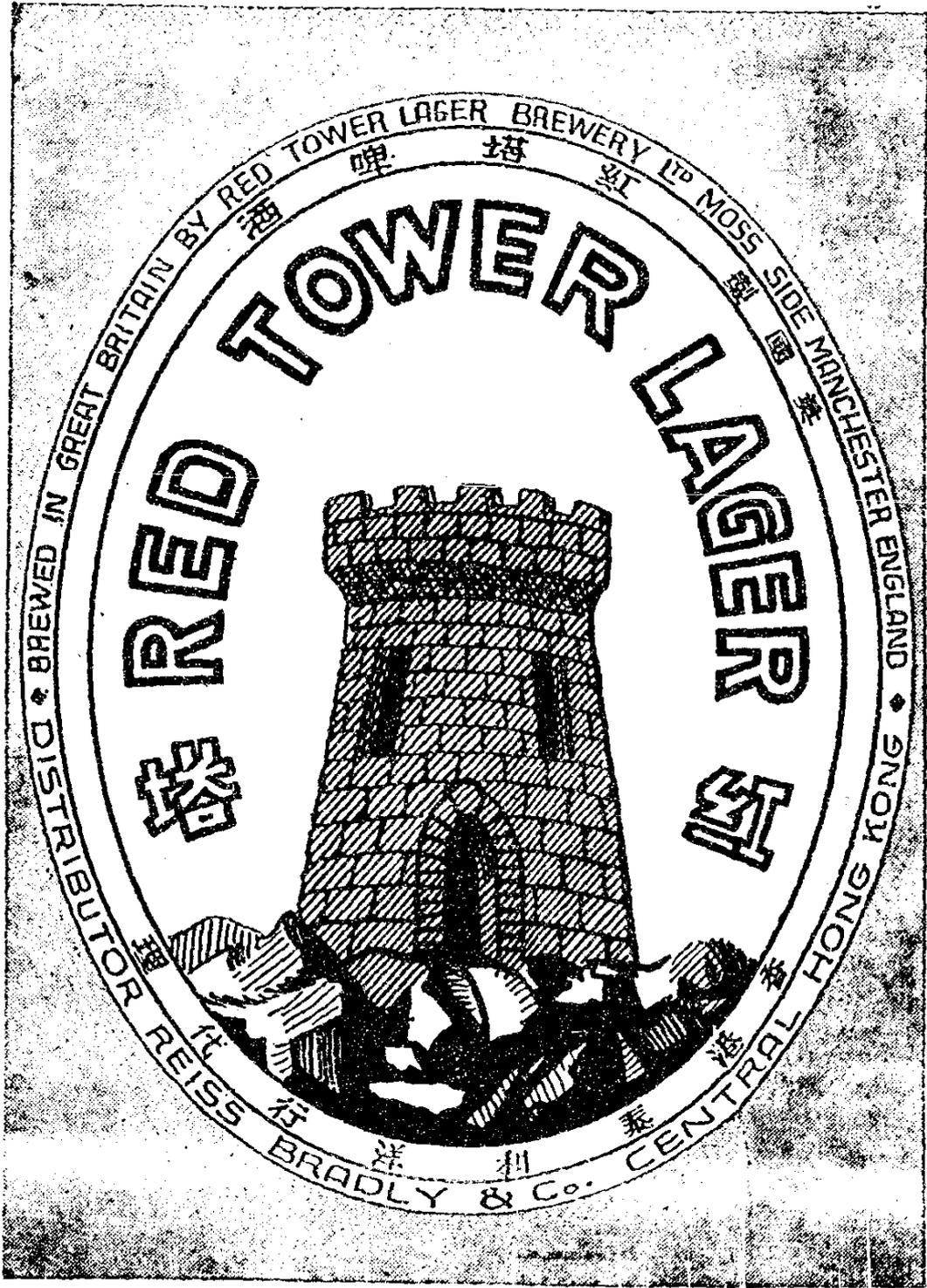
名 馳 下 天

★ 水 安 平 兒 小 ★

★ 餅 塔 花 積 去 ★

房藥大港香

司公限有氏臣屈



廠酒龍沙國法

請
飲

酒地蘭白崙破拿

克 | 價
— | —
已 | 格



for Sauvion
BRANDY

Sole Agents
NAPOLEON

香 | 酒
— | —
醇 | 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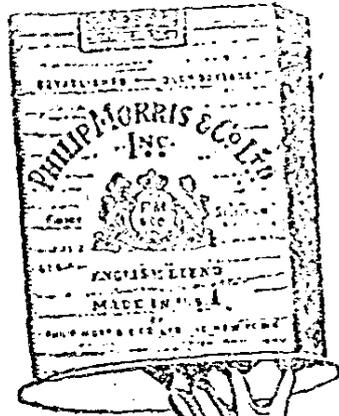
理代總

司公易貿亞中
商易貿口出進

港香
樓三號六卅中道諾干
七一四六二：話電

China-New Guinea
Mercantile Company
Importers, Exporters
&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s.
36, Connaught Rd. C.
Telephone: 26417
HONGKONG

★ 煙 香 士 利 摩 ★ 吸 請



美 國

最 佳

香 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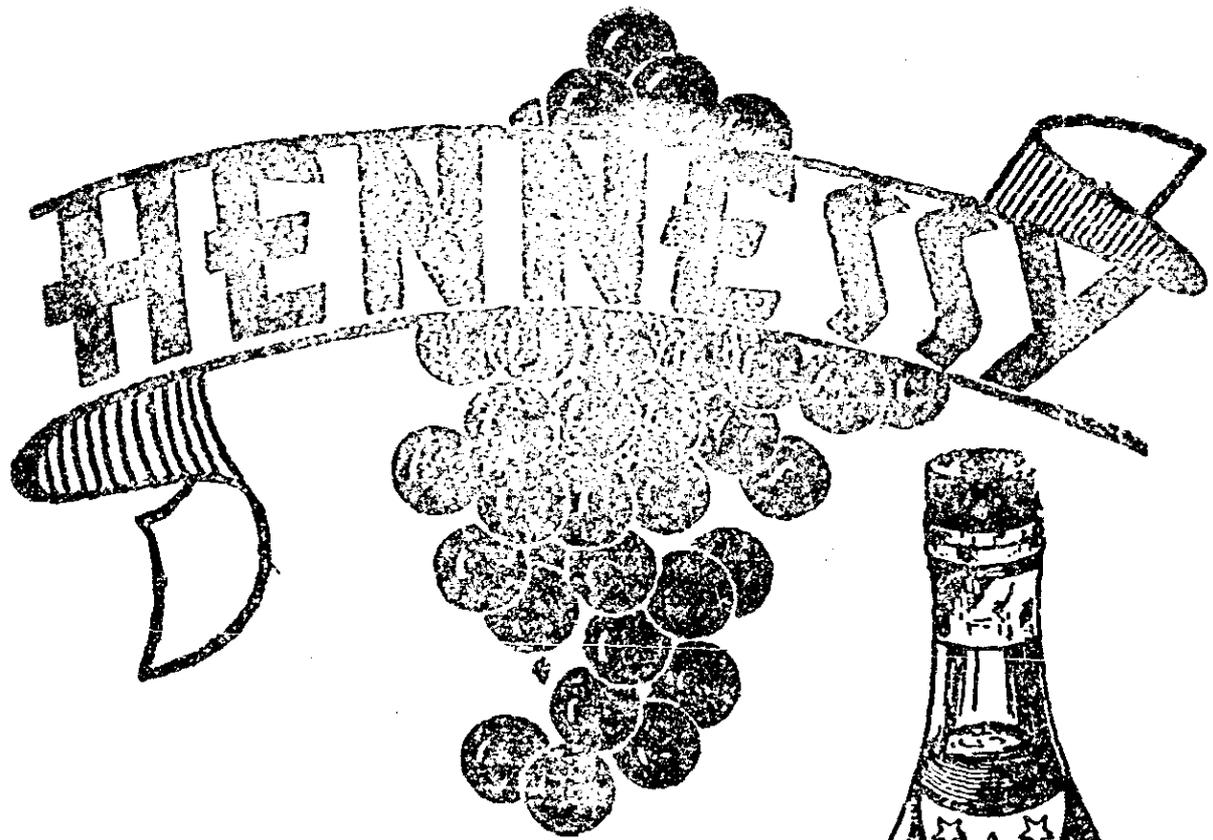


理 經 總

聯 華 有 限 公 司

七〇一四三：話電

樓 三 行 銀 國 法



酒地蘭白

• 劑補全安 - 唯移非法
 • 料飲效有之力精補添 勞疲抵抗是
 ——康健進增、醇香、味美——

之乘上質品，名馳界世飲常請
 1 酒地蘭白 HENNESSY

售代有均司公大各

樓三行銀國法 理代總港香
 〇六四〇三 話電

L. Rondou and Company HongKong.



煙 香 白 黑

Black & White



天 然 膠
咪 芝 蓮 膠 胎



中 國 南 方 總 代 理
新 志 利 洋 行

三冊之刊叢物讀小教公

拳禍一瞥

De B. Martyribus in
"Boxers" persecutione.

版出日一月九年八四九一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編著者：三

友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所：慈幼印書館

訂閱及總辦事處：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角五冊每售零
角五元五郵連(冊二十)

Y. C. 者對校書本

I 33 - 1/0005

2050.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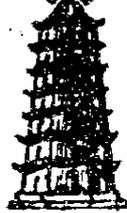
24
26002d
137

88



商
標

寶
塔



品出廠造製膠樹強滿

号三十四百二中道輔德：靈鼓批
六四叁一式：話電

号五十三百三道敦彌龍九：靈鎗丹
八一七七五：話電

号七〇四道灣貨符：場互乃靈事辨總
四六七六二·二五九二二：話電

NR 25